



2020年9月28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751(1992)号决议委员会
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98(2019)号决议第33段，随函转递索马里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在这方面，委员会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
第751(1992)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菲利普·克里德尔卡(签名)



2020 年 9 月 28 日索马里问题专家组给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33 段，谨随函转递索马里问题专家
小组的最后报告。

索马里问题专家组

协调员

Natascha Hryckow(签名)

武装团体/自然资源专家

Brian O’Sullivan(签名)

人道主义专家

Irene Raciti(签名)

金融专家

Matthew Rosbottom(签名)

武器专家

Richard Zobot(签名)

摘要

青年党对索马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威胁不仅在于青年党常规军事行动和不对称战争的影响，还在于其复杂的勒索和“征税”制度、招募儿童的做法和有效的宣传机器。同样，青年党通过针对个人或社区的威胁和暴力、对信息来源的渗透和控制以及对金融部门等正规机构的操纵，对民众的控制超出了其地理存在的范围。在打击青年党军事行动的同时，必须开展非军事努力，以削弱它的力量，打击它的宣传。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国在对《索马里过渡计划》的正式审查中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过渡计划》为安全责任移交索马里当局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部队缩编提出了愿景。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问题专家小组调查的主要重点是青年党的“征税”制度，包括收入来源以及利用正规金融机构储存和转移资金的方法。青年党的“征税”方法复杂多样，既有基本的检查站控制，又有通过获取商业登记、财产资产和货运清单等信息来源对企业进行财务评估。专家小组评估认为，青年党的财务状况保持良好，正在产生大量预算盈余，其中部分投资购买摩加迪沙的房产和企业。

一如整个索马里社会，青年党已经从现金经济过渡到利用索马里新生的正规金融部门筹集和转移资金。索马里联邦政府采取步骤加强索马里金融部门，通过立法和监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私营部门也已采取措施保护自身的系统。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专家小组的支持下，联邦政府正在制定青年党筹资阻断计划，以深化当前改革，并争取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国际社会进行参与。

索马里国民军和非索特派团对青年党采取军事行动，国际行为体也加大了空袭力度，导致青年党失去地盘，包括 2020 年 3 月失去的下谢贝利州重要据点贾纳莱。青年党虽然在军事上失利，但仍保留了制造简易爆炸装置和实施袭击的能力，尽管截至目前 2020 年大规模复杂袭击少于 2019 年同期。青年党继续开展针对公众人物和社区的恐吓活动，包括暗杀和处决，同时保持行动的灵活性以随时利用出现的安全薄弱环节。

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国关系持续紧张，不仅破坏政治进展，还为青年党提供了利用的机会。无论是在朱巴兰和贾穆杜格有争议的区域选举之后，还是在筹备全国议会和总统选举的过程中，选举进程都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主要根源。正如 2016 年上次全国选举观察所示，青年党可能通过定点政治暗杀等手段，试图破坏即将到来的选举进程。

索马里联邦政府在联邦成员国的参与下制定了国家战略，着力加强武器弹药管理系统。武器弹药管理的优先事项也被广泛纳入安全部门的总体发展，并被纳入《索马里过渡计划》审查。联邦政府执行武器弹药管理系统优先事项，需要得到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国的联合行动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实施的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禁令仍处于早期实施阶段，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20 年 8 月发布了执行援助通

知，以支持这一进程。使索马里联邦政府能够了解进入索马里的潜在简易爆炸装置部件和青年党简易爆炸装置的制造能力同样十分重要。

在索马里持续人道主义危机的背景下，2020 年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一年。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报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遭遇了 25 年来最严重的蝗灾、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严重的洪涝灾害以及 2020 年上半年冲突和不安全造成的超过 15 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青年党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并绑架、勒索和定点杀害人道主义工作者，使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索马里联邦政府、朱巴兰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下，木炭出口继续处于停滞状态。对进出口双方的政治压力、监督和监视，包括国际海军的监督和监视，联手提供了强大的威慑力量。但是，索马里木炭出口网络继续存在，各种政治和安全行为体始终想从销售中获益，因此，基斯马尤周围批发价值约 4 000 万美元的库存继续构成威胁。减少现有库存带来的风险，需要索马里联邦政府、朱巴兰和木炭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而降低针对出口市场的木炭重新生产的可能性，则需要进一步了解木炭的国内用途和潜在的燃料替代品。

索马里联邦政府与专家小组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为专家小组履行任务的能力提供了支持。

目录

| | 页次 |
|---------------------------------|----|
| 一. 导言 | 7 |
| A. 背景 | 7 |
| B. 方法 | 7 |
| 二. 青年党的财务 | 7 |
| A. 资金流 | 8 |
| B. 资金的储存和转移 | 10 |
| C. 支出 | 12 |
| D. 青年党的财务管理 | 12 |
| E. 索马里联邦政府和国际社会打击青年党筹资的措施 | 13 |
| 三. 威胁索马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行动 | 14 |
| A. 青年圣战者组织 | 14 |
| B. 索马里境内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派别 | 19 |
| C. 索马里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州的关系 | 20 |
| D. 安全部门 | 22 |
| E. 公共财务管理 | 23 |
| 四. 武器禁运 | 24 |
| A. 青年党拥有的军事装备 | 24 |
| B. 索马里联邦政府遵守部分解除武器禁运义务的情况 | 25 |
| C. 会员国和国际组织遵守武器禁运的情况 | 26 |
| D. 武器非法流入索马里 | 27 |
| 五. 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禁令 | 28 |
| 六.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 30 |
| 七. 涉及以平民为目标的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 31 |
| A. 青年党的违反行为 | 31 |
| B. 国际行为体的违反行为 | 33 |
| C.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 34 |
| 八. 自然资源 | 34 |
| A. 木炭禁令的实施情况 | 34 |

| | |
|---------------------|----|
| B. 石油和天然气部门 | 37 |
| C. 海事纠纷 | 37 |
| 九. 建议 | 38 |
| A. 制裁名单 | 38 |
| B. 青年党的资金 | 38 |
| C. 武器禁运 | 38 |
| D. 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禁令 | 39 |
| E. 违反国际人道法 | 39 |
| F. 木炭禁令 | 39 |
| G. 一般事项 | 40 |
| 附件* | 41 |

* 来文仅以原文分发，未经正式编辑。

一. 引言

A. 背景

1. 本报告载有索马里问题专家小组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8 月 17 日期间的调查结果。附件 1.1 概述了索马里制裁制度、任务、专家小组的任命以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访问的国家。

B. 方法

2.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 2006 年 12 月报告(见 S/2006/997)和秘书长关于信息敏感性、分类和处理的公报(ST/SGB/2007/6)中建议的标准。证据标准和核查程序包括:

- (a) 尽可能从多个来源收集关于事件和主题的信息;
- (b) 尽可能从对事件有第一手了解的来源收集信息;
- (c) 确定信息模式的一致性,并将现有知识与新信息和新趋势进行比较;
- (d) 获取实物、照片、音频、视频和(或)文件证据,为收集的信息提供支持;
- (e) 酌情分析卫星图像。

二. 青年圣战运动的财务

3. 青年党把索马里南部和中部划分为 10 个征税区,并实行多样化的“征税”制度。专家小组的调查表明,10 个区的税收都运往青年党控制的下朱巴州吉利布镇附近地点集中存放。这些资金由青年党管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支配。

4. 青年党的国内收入来源多样,包括全国各地的检查站“征税”、勒索企业、主要港口进口“征税”和强行征收的天课。青年党以恐吓和暴力执行“征税”制度,以防止出现拒绝缴纳行为。青年党通过现金支付、电子移动转账和直接银行转账获取税收。专家小组对青年党金融系统的审查发现,青年党利用国内金融机构、银行账户和电子移动货币服务,为安全储存和转移税收提供便利。青年党利用正规银行系统,立即转移和分发大量资金,包括在其不再直接控制的地区,从而消除了穿越敌区运送现金的风险。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重点调查了下朱巴的一个青年党“征税”检查站和青年党对基斯马尤企业的勒索行动。专家小组还审查了与青年党对摩加迪沙港进口货物“征税”有关的两个银行账户,以及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征收的天课。调查发现,仅在四个案例研究中,青年党就创收约 1 300 万美元。仅在 10 周时间内,青年党控制的天课账户就显示在此期间转入的所有款项达 170 万美元。

6. 尽管地盘损失和空袭增加,青年党在索马里各地运营多个检查站,在许多城市勒索企业,并开设多个银行账户,为其“征税”制度提供便利。专家小组评估

认为,青年党财务状况良好,正在产生大量预算盈余,并将资金投资于各种企业,包括在摩加迪沙购买房产和进行市场投资。

7. 索马里联邦政府正在制定一项金融阻断计划,以解决青年党系统利用国内金融系统的问题。专家小组对青年党金融系统有系统的了解,可以为阻断计划提供支持。索马里金融部门目前仅有八家报告银行。随着索马里向正规金融系统过渡,所有运营商都有可能被青年党利用,而青年党一贯采用灵活的商业模式,不喜欢一成不变。专家小组重点调查了青年党的运作方式,详细说明了有助于更全面了解这种剥削的具体组织机制。

8. 附件 2(绝密)载有与青年党筹资有关的相关文件,包括青年党的收据、银行收据和进一步的账户分析。

A. 资金流

下朱巴的检查站“征税”

9. 青年党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的主要供应路线上部署了可预测的检查站“征税”系统,根据过境车辆的类型和运输的货物采用标准税率。新车登记需额外缴纳一次性费用。¹ 青年党向所有通过检查站的人员出具收据。

10. 2020 年 3 月,专家小组访谈了两名前青年党官员,他们曾经负责下朱巴州莱比库斯检查站(基斯马尤以西 25 公里)的收税。² 莱比库斯位于基斯马尤和肯尼亚-索马里边境之间的主要补给线上。2018 年和 2019 年,检查站就由这两名官员把守。受访者称,2019 年莱比库斯检查站每月收取 15 万至 20 万美元的“税款”,每年征收总额估计在 180 万至 240 万美元之间。³ 仅在朱巴地区,青年党就运营至少六个类似的检查站。

基斯马尤的企业“征税”

11.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专家小组在基斯马尤对商业实体进行了 15 次访谈,调查青年党在该市的勒索行为。⁴ 专家小组确定对 6 家批发公司和 9 家当地零售商店进行调查。在 15 个访谈的企业中,有 12 家契约表示不论出售何种商品每月都得向青年党缴纳税款。要求批发公司每月支付 600 美元,较小的零售商店支付 300 美元。缴款通过电子移动货币支付。⁵ 专家小组指出,如果青年党对基斯马尤所有 1 600 家注册企业采用每月 300 美元的最低税率征税,青年党在基

¹ 登记费视车辆类型而定,从 200 美元到 500 美元不等。

² 2020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在基斯马尤对青年党叛逃者的电话访谈。

³ 2020 年 4 月,专家小组在莱比库斯检查站收集了青年党的“征税”收据(见附件 2(绝密))。

⁴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对基斯马尤的企业的电话访谈。

⁵ 交易收据见附件 2(绝密)。

斯马尤每月可收取税款 480 000 美元，即每年 580 万美元。⁶ 据了解，青年党在索马里各地的人口中心采用了类似的“征税”做法。

摩加迪沙港“征税”

12. 据摩加迪沙企业界人士称，青年党已经渗透到摩加迪沙港，获取商业货运代理持有的数据，并要求经摩加迪沙港进口货物的企业缴纳“税款”。⁷ 青年党得到了列明进口货物性质、价值和货主的货物清单。⁸ 企业主表示，屈从青年党的要求主要是担心业务中断和人身安全。⁹ 企业界也通过摩加迪沙港向政府缴纳进口税，因此青年党的额外“征税”造成企业双重纳税。

13. 2020 年初，一家国际公司从摩加迪沙港进口了约 10 000 吨食品。¹⁰ 货物进口两周后，青年党通过电话联系了摩加迪沙的这家公司，命令其按每吨 4 美元的税率缴纳“税款”超过 4 万美元。¹¹ 青年党对该公司表示有摩加迪沙港的货运清单，并告知了该公司最近进口的详细情况，对这批货物进行核实。¹²

14. 专家小组调查了摩加迪沙企业 2020 年向青年党缴纳的另外两笔港口“税款”，这两笔税款采取了同样的征收模式。青年党再次要求根据上述程序和税率缴纳税款。在这三个案例中，公司都是通过直接银行转账到一个单一收款银行账户进行支付。¹³

港口“征税”银行账户

15. 2020 年 7 月，专家小组审查了 2020 年 2 月中至 6 月底通过该收款银行账户进行的金融交易。款项由在摩加迪沙开展业务的公司和个人存入，包括一般商店、服务业和汽车经销商。摩加迪沙航运和货运机构也向该账户付款。账户分析还核实了上述商业实体向青年党支付的三笔“税款”。

16. 在所分析的四个半月里，共有 1 198 933 美元存入账户。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大部分资金(约 110 万美元)已转入其他账户。根据分析，青年党仅通过该账户每年就产生超过 300 万美元的收入。据了解，青年党开设多个银行账户，为摩加迪沙港的“税款”支付提供便利。

⁶ 朱巴兰财政部 2020 年 4 月 9 日提供的注册公司数据。

⁷ 2020 年 6 月 14 日至 16 日对摩加迪沙公司的访谈。

⁸ 2020 年 5 月 26 日对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访谈。

⁹ 同上。

¹⁰ 2020 年 7 月 21 日，专家小组在审查海关文件后确认了这批货物。

¹¹ 2020 年 3 月 4 日对国际贸易公司的访谈。

¹² 同上。

¹³ 交易收据见附件 2(绝密)。

摩加迪沙征收天课

17. 天课(化缘)是一项将一定比例的个人财富用于救济穷人的年度宗教活动。天课通常以个人或企业净财富的 2.5%的年率征收。青年党利用天课的宗教义务来进一步证明他们对民众的“征税”是正当行动。

18. 2020 年 4 月至 6 月,青年党从索马里各地的社区和企业收取天课款项。5 月,青年党联系了摩加迪沙 70 多名商人,重申他们有义务向青年党缴纳天课。¹⁴ 青年党有一份公民登记册,记载对个人和企业的财务评估。¹⁵

19. 2020 年 5 月,专家小组访谈了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五名向青年党支付天课的企业主。¹⁶ 一名受访者称,青年党就支付天课款项通过电话联系了他,命令他在下谢贝利州穆巴拉克的青年党法庭出庭。¹⁷ 该企业主前往穆巴拉克,发现青年党拥有对其企业收入和资产的评估。

20. 青年党指示受访者根据业务的年营业额缴纳超过 100 000 美元的天课。专家小组审查了青年党在企业主支付天课后向其提供的两份文件。第一份是青年党的收据,确认企业主向青年党支付了超过 10 万美元。第二份是一张银行存款单,显示同一金额的现金存入了另一个收款银行账户。¹⁸

摩加迪沙天课银行账户

21. 2020 年 7 月,专家小组审查了与上述第二个银行账户有关的账户活动。该账户 2020 年 5 月初开立,有截至 2020 年 7 月中的记录。摩加迪沙的多名个人和多家企业在该账户存款。账户分析还核实了上述企业向青年党缴纳的天课。

22. 在这 10 周时间内,共有 1 696 993 美元存入该账户。到 2020 年 7 月中,全部资金都转移到了其他银行账户。据了解,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和索马里各地经营多个银行账户,为支付天课款项提供便利。

B. 资金的储存和转移

23. 青年党利用正规的国内银行系统为其资金的储存和转移提供便利。青年党经营多个银行账户,用于储存和转移“税收”资金。专家小组审查的港口“征税”和天课账户由索马里一家银行机构管理,该银行是上文所列在索马里经营的八家报告银行之一(见上文第 7 段)。专家小组还审查了与青年党有关联的另外 38 个银行账户的证据。索马里大约 15%的居民目前持有银行账户,这些账户主要由企业使用。

24. 港口“征税”和天课账户显示了类似的可疑金融活动模式,如持续的大额现金存款和经常转移超过 1 万美元的资金。账目审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合法转移或支

¹⁴ 《非洲之角观察家报》,“青年党传唤 70 多名拖欠税款的摩加迪沙企业主”,2020 年 5 月 15 日。

¹⁵ 见 S/2018/1002,附件 2.4。

¹⁶ 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对摩加迪沙几家贸易公司的访谈。

¹⁷ 2020 年 7 月 20 日对摩加迪沙一家贸易公司的访谈。

¹⁸ 交易收据见附件 2(绝密)。

出。两个账户的提款模式几乎相同，即定期以 5 万美元的倍数进行转账。在天课“税收”账户中，全部 170 万美元通过 87 笔交易进行了转移。其中 38 笔交易涉及同一银行的其他银行账户，金额超过 10 000 美元。例如，2020 年 5 月中旬，358 608 美元从天课账户转到了三名收款人，其中一人就收到 310 000 美元。在港口“征税”账户中，120 万美元中的大部分也通过 40 笔交易进行了转移。其中 24 笔交易涉及其他银行账户，每笔金额都超过 1 万美元。

25. 专家小组记录了一个天课和港口“征税”账户之间联系的例子。在 2020 年 5 月的两天时间里，共有 322 721 美元从这两个账户转至第三个银行账户。这两天的转账显示出账户之间的机构联系和资金有组织的分配。

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

26. 根据 2016 年《索马里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第 14(2)条，“报告实体应迅速向金融报告中心报告任何似乎有关联的超过 10 000 美元或等值的任何货币规定限额的交易或一系列交易。”专家小组审查的港口和天课“征税”账户共记录了 128 笔超过 10 000 美元的交易，所有交易都必须向金融报告中心报告。¹⁹

27. 专家小组审查的 128 笔超过 10 000 美元的交易包括现金存款和直接银行转账。其中 53 笔是现金交易。例如，2020 年 4 月，一个名为“ABC”的个人把近 25 000 美元的现金存入索马里一家银行机构摩加迪沙分行的港口“征税”账户，因此存款难以追踪。

28. 传统上，洗钱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处置、离析和归并阶段。初始处置阶段通常是个人洗钱最具挑战性的阶段，因为可能难以向金融机构证明大额现金存款的来源和目的。两个账户的设立和对交易的调查，突出说明了索马里银行机构执行《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面临的挑战。

移动银行转账和账户转账

29. 专家小组审查的港口“征税”和天课银行账户也与索马里一家银行机构的移动交易服务有关联。向账户持有人提供的这项服务可以通过银行的移动电话应用程序向账户转账。港口和天课账户的第一笔交易是 5 美元的注册费，将一个移动电话号码绑定每个银行账户。最重要的是，这项服务允许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在银行账户之间进行转账交易，每次交易最高限额为 50 000 美元。使用与银行账户绑定的移动电话，为进行金融交易提供了更大的移动性和灵活性。目前在执行“移动资金”和“了解客户”²⁰ 条例方面的差距，导致青年党也利用的移动账户的控制人可以进行匿名操作。专家小组以前的报告也曾强调，青年党利用移动货币平台进行金融交易(见 S/2018/1002，附件 2.4)。

¹⁹ 港口“征税”账户内的 50 笔交易时间跨度为 5 个月，而天课“税收”账户内的 78 笔交易为 10 周。

²⁰ “了解客户”是银行通过护照等身份证件确认客户身份的业务程序。

与银行账户相关的身份证件

30. 了解客户程序规定，在索马里开立银行账户客户需出示正式的身份证件。少数索马里人拥有所需要的身份证件，超过 77% 的人没有正式身份证件。²¹ 专家小组的调查发现，用于开立港口“征税”和天课银行账户的身份证件是在账户开立前不久得到的。例如，天课账户的身份证件是在账户开立前四天通过官方渠道发放的。

C. 支出

31. 青年党 2019 年的年度业务支出约为 2 100 万美元。²² 其中，1 650 万美元分配给青年党的军事和后勤支助部门，40% 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另外 490 万美元分配给青年党的情报部门阿姆尼亚特。

32. 专家小组调查的四个案例研究(见上文第 5 段)为青年党每年创收约 1 300 万美元。青年党在索马里设立了多个检查站，并开设多个银行账户，为其财务提供便利。²³ 专家小组评估认为，青年党有大量预算盈余。

33. 专家小组的调查表明，青年党正在将盈余资金投资各种企业，包括摩加迪沙巴卡拉市场里的中小企业。对港口“征税”银行账户的审查，重点发现了与外部金融投资有关的两个领域。2020 年 5 月 28 日，以“土地交易”为由，从港口“征税”账户转出 5 万美元。共有 90 000 美元分四批从账户转出，用于市场投资。

D. 青年党的财务管理

34. 专家小组调查发现，青年党的财务系统仍然是集中管理。青年党从 10 个区域赚取收入，并将资金转移到中朱巴吉利布附近的金融中心。收取的资金由青年党管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支配，再分配给青年党的军事、警察、司法等各个部门。

35. 2018 年，专家小组确定哈桑·阿夫戈耶为青年党财务部门负责人(S/2018/1002, 第 82 段和附件 2.4)。哈桑·阿夫戈耶继续对该部门行使监督和监测职能。但是，业务控制和日常管理由阿卜迪卡里姆·霍斯德·“贾法尔”领导。青年党的天课行动独立于商业“征税”部门，由穆罕默德·米尔负责管理。²⁴

36. 青年党有一个可问责及可预测的财务系统，包括提供收据。青年党在各州的收款部门管理收入的收取，并保存经阿姆尼亚特审计的财务记录，以确保所收资金安全存放。青年党财务官员定期接受青年党领导组织的财务管理培训，主要内容是会计、文件以及财务人员与社区之间的有效沟通。

²¹ 见世界银行，Identif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D4D) Dataset。可查阅：<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identification-development-global-dataset>。

²²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机密报告，2020 年 7 月。

²³ 关于青年党检查站的更多信息，见 S/2018/1002，附件 2.4。

²⁴ 2020 年 7 月 18 日对会员国的访谈。另见 S/2018/1002，附件 2.4。

E. 索马里联邦政府和国际社会打击青年党筹资的措施

索马里联邦政府金融报告中心

37. 金融报告中心负责接收、分析和传播与索马里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信息。中心的任务是调查并强制执行 2016 年《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2019 年，中心收到了来自私人金融机构的 9 份可疑交易报告和 113 份大额现金交易报告。²⁵ 最近的数字表明，在过去 12 个月中向中心报告的数量大幅增加。

38. 有效的报告和调查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的遵守情况和报告实体的政治支持。²⁶ 索马里联邦政府 2019 年 6 月出台的新的移动资金条例，为解决青年党利用正规金融部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监督措施，但这些措施尚未实施。

罢免贝纳迪尔商会主席

39. 2020 年 1 月 23 日，索马里国家情报和安全局逮捕了贝纳迪尔商会主席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希·哈桑，此前收到的报告称，青年党参与了对他的提名。²⁷ 贝纳迪尔商会负责摩加迪沙当地企业的登记。青年党渗透商会，能够访问在摩加迪沙开展业务的企业的综合数据库。2020 年 1 月 25 日，索马里联邦政府解除了贝纳迪尔商会主席及其两名副手的职务。他后来未被指控而获释。

索马里联邦政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专家小组组成的协调小组

40. 索马里联邦政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专家小组成立了协调小组，以更好地管理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1 段规定的任务。该段指出：“请专家小组在联邦政府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帮助下，对青年党的所有收入来源、储存和转移的方法进行分析，摸清非法税收制度，并向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建议”。²⁸

41. 协调小组除其他外，正在制定一项全面的青年党筹资阻断计划。协调小组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审查过渡计划，特别是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国金融机构发现、打击、防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能力和系统建设，并评估通过非军事手段削弱青年党行动能力的价值。

²⁵ 从金融报告中心网站下载的数据。2019 年 1 月至 10 月数据可查阅：<https://frc.gov.so/lctr-received/#>。11 月和 12 月数据不详。

²⁶ 金融报告中心提交专家小组的报告，2020 年 3 月。

²⁷ Dalsan 电台，“贝纳迪尔商会因与青年党的联系被政府解散”，2020 年 1 月 26 日。

²⁸ 索马里联邦政府由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牵头参与，截至目前包括金融报告中心、总检察长办公室、索马里中央银行和总理办公室，参与小组会议或协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参与由该办公室东部非洲区域办事处牵头，索马里办事处和相关全球方案也提供了投入。

针对青年党“征税”官员的军事行动

42. 专家小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注意到，索马里联邦政府部队针对青年党财务官员和征税检查站的行动以及国际行为体的空袭出现激增。例如，2020年5月21日，青年党高级税务员卡巴斯·卡利·努尔·库兰在利戈镇被索马里国民军部队的一次定点行动中打死(见附件2(绝密))。库兰是下谢贝利州瓦兰温区的税务主管，以前在穆杜格州加尔卡约工作。在他身上发现了收据簿、财务分类账、银行详细资料和一些与购买武器和旅行有关的记录。面对定点袭击增加的情况，青年党显示了系统使用训练有素人员进行接替的能力。

三. 威胁索马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行动

A. 青年圣战者组织

青年党在索马里的袭击

4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青年党开展大规模复杂袭击的能力受到限制，但是以下三次袭击是明显的例外：2019年12月28日，摩加迪沙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2020年1月5日，对曼达湾美国-肯尼亚军事基地“辛巴营地”的袭击；2020年8月16日，对摩加迪沙精英酒店的袭击。然而，青年党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自杀式爆炸和间接火力袭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小规模袭击，使其继续在实地和媒体保持存在。

青年党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44. 简易爆炸装置仍然是青年党的主要武器。但是，专家小组注意到，2020年上半年青年党的简易爆炸装置活动从摩加迪沙转移到了索马里其他地区。这可能是因为索马里国民军和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在索马里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的结果，包括2020年3月16日夺回了下谢贝利的贾纳莱城。²⁹ 贾纳莱相对靠近摩加迪沙，为青年党发动军事行动提供了战略基地，包括把青年党战斗人员和简易爆炸装置部件运进摩加迪沙。

45. 此外，专家小组注意到，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事件呈同比下降趋势：2020年1月至6月，报告发生了7起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事件，造成93人伤亡，主要发生在摩加迪沙以外地区，而2019年全年报告发生27起事件，造成895人伤亡。³⁰

4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使用人体携带简易爆炸装置或自杀炸弹背心进行袭击仍然令人关切，专家小组注意到8起事件，包括两起扣押事件。³¹ 人体携带简易爆炸装置一般比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小，但可能更容易接近目标，特别是在青年党设

²⁹ 2020年2月、3月和7月，对在索马里工作的国际专家的访谈、国际专家的电子邮件以及联合国地雷行动处的月度报告。

³⁰ 驻索马里联合国地雷行动处的数字。

³¹ 驻索马里联合国地雷行动处的报告。

法渗透目标周围环境的情况下，例如 2019 年 7 月 24 日对贝纳迪尔州政府的袭击(S/2019/858，第 11 段)。

47.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第二季度，索马里和国际安全部队发现并拆除了 48% 的简易爆炸装置(149 起事件中的 71 起)，突出表明了这些行为体所作的持续安全努力。³² 第五节详细阐述了青年党继续制造炸药的证据。

大规模的复杂袭击

48. 2020 年 8 月 16 日，位于摩加迪沙丽都海滩街区的精英酒店发生一起复杂的袭击事件。³³ 17 时 20 分左右，一枚自杀式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击中酒店大院墙壁爆炸，随后四名身穿索马里警察部队制服的青年党枪手进入大院。³⁴ 安全部队与青年党战斗人员交战数小时，将四人击毙，大约在 22 时 25 分重新控制了酒店。事件造成 12 名平民和 1 名索马里国民军士兵死亡，24 人受伤。青年党通过沙哈达通讯社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这是 2019 年 3 月 23 日尚加尼区劳动部和公共工程部遭到袭击以来，摩加迪沙发生的第一起复杂袭击(S/2019/858，第 139 段)。

49. 此外，专家小组注意到，2020 年第三季度至今，全国各地又发生了 3 起自杀车载简易爆炸装置爆炸事件。³⁵

50. 2019 年 12 月 28 日，摩加迪沙发生一起大规模车载简易爆炸装置爆炸事件，造成至少 94 人死亡，147 人受伤。装置在前控制区阿夫戈耶岔路口引爆，阿夫戈耶是摩加迪沙郊区索马里联邦政府的一个重要安全检查站。这是该国 2017 年 10 月 14 日 600 人死亡爆炸事件以来最致命的一次袭击(S/2018/1002，附件 2.2)。驻索马里联合国地雷行动处的报告在爆炸地点初步评估的基础上估计，该装置约重 250 公斤，是 2017 年 10 月 14 日以来在摩加迪沙引爆的大多数简易爆炸装置的两倍。青年党在两天后表示对此次袭击负责，可能是因为大量平民伤亡而推迟宣布。2019 年 12 月 30 日，青年党发言人阿里·穆罕默德·雷吉“阿里·迪尔”通过录音声称对此事件负责，并表示预定目标是土耳其和索马里的军事车队。³⁶ 不同寻常的是，青年党向袭击的平民受害者致歉，表示轰炸是打击索马里联邦政府及其外国支持者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³⁷

迫击炮袭击

5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青年党对摩加迪沙的亚丁·阿德国际机场进行了六次迫击炮袭击，这是六年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记录到的最高事件数(袭击详细情况见

³² 同上。

³³ 联合国机密报告，2020 年 8 月。

³⁴ 爆炸前，四人在酒店外安全地方下车。

³⁵ 联合国机密报告，2020 年 8 月。

³⁶ 见现场情报小组，“青年党承认重大平民伤亡，声称对摩加迪沙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亡负责”，2019 年 12 月 30 日。

³⁷ 同上。

附件 3.1)。据评估，大多数袭击是在摩加迪沙瓦达吉尔区发动的。青年党还在索马里各地不断骚扰索马里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部队，最多的月份发生了 9 次袭击。³⁸ 附件 3.1 载有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袭击的更多细节。

青年党的区域能力

青年党在肯尼亚发动的袭击

(a) 曼达湾袭击

52. 2020 年 1 月 5 日黎明前，全副武装的青年党特工身着军装，对肯尼亚曼达湾的美国“辛巴”营地发动了袭击。该基地距离索马里约 100 公里。根据美国非洲司令部发布的声明，三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丧生，包括飞机和车辆在内的若干资产被摧毁。³⁹ 至少有五名青年党被打死。

53. 这次袭击是青年党“耶路撒冷永远不会犹太化”运动的一部分，2019 年 1 月 15 日 DusitD2 酒店袭击就是在相同的旗帜下进行的(S/2019/858，第 36-44 段)。2019 年 11 月，青年党领导人艾哈迈德·奥马尔敦促对美国目标发动袭击，以回应美国对索马里的无人机袭击。⁴⁰ 在这方面，青年党还提到了 2019 年 9 月 30 日对下谢贝利州巴莱多格莱军事基地的袭击。该基地驻扎着美军特种部队，是索马里联邦政府士兵的训练中心。⁴¹

54. 袭击幕后主谋巴希尔·穆罕默德·“乔加贝”(SOi.006)在 2020 年 2 月 22 日的一次美国空袭中被击毙。⁴² 袭击中从青年党特工手中缴获了军事装备(见下文四.A 节和关于曼达湾袭击的附件 3.2)。

(b) 肯尼亚边境袭击事件

55. 青年党在肯尼亚境内继续构成威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肯尼亚-索马里边境袭击事件不断发生。⁴³ 青年党依然具有发动袭击的能力，这些袭击跨越肯尼亚和索马里之间 700 公里长的边界，从北部的曼德拉到南部的拉穆。青年党的目标是被该组织确认为非本地人的安全部队、教师和卫生工作者。从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7 月，青年党在边境地区发动了 67 次袭击。⁴⁴

³⁸ 据报，2020 年 6 月发生 9 起针对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民军部队的迫击炮袭击事件。

³⁹ 美国非洲司令部，“最新通报：美国关于曼达湾恐怖袭击的声明”，新闻稿，2020 年 1 月 5 日。

⁴⁰ 现场情报小组，“青年党新闻部门关于内罗毕袭击的详细报告，认为袭击向耶路撒冷发出了信号”，2019 年 1 月 16 日。

⁴¹ 同上。

⁴² 关于“乔加贝”的更多信息见下文关于区域网络一节。

⁴³ 专家小组曾强调指出，青年党入侵肯尼亚的频率增加，可能与企图加剧肯尼亚和索马里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S/2019/858，第 52-55 段)。

⁴⁴ 从机密的国际机构安全报告、警方报告和开源媒体收集的数据。

56. 最致命的袭击 2019 年 12 月 6 日发生在瓦吉尔县的瓦加杜，青年党在当日处决了 11 人：8 名警察、2 名教师和 1 名医生被袭击者确认为“非本地人”，他们被分开并杀害。⁴⁵

57. 青年党认为，以非本地人为目标是为了讨好不信任肯尼亚安保服务的当地社区。与此同时，青年党发布大量宣传信息，将肯尼亚境内的袭击与肯尼亚军队在索马里的存在以及肯尼亚前东北省长期存在的不满联系起来。⁴⁶ 2020 年 2 月 28 日，青年党发言人“阿里·迪尔”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肯尼亚前东北省(加里萨县、曼德拉县、瓦吉尔县)的穆斯林停止与非本地人和肯尼亚政府进行任何合作。青年党还威胁要将该地区的非穆斯林作为打击目标，包括教师、医生、店主和司机。⁴⁷

58. 青年党发动的袭击对公共服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学校，许多学校因边境地区不安全造成教师离开而关闭。⁴⁸ 2020 年 1 月，肯尼亚当局命令所有非当地教师离开肯尼亚东北地区。这是对 2020 年 1 月加里萨县一周内发生两起袭击学校事件的回应：一所学校有 4 名学生和 1 名教师遇难，另一所学校有 3 名教师遇难。

59. 自 2020 年 4 月以来，越境袭击的频率有所下降。专家小组估计，4 月开始的漫长雨季和 COVID-19 疫情对行动限制的可能影响是造成袭击减少的原因。青年党区域部队因一名主要指挥官被杀和区域小组解散而重组，也影响了青年党的行动能力。

区域网络

60. 专家小组在其 2019 年报告中，重点介绍了在调查在肯尼亚发生的 DusitD2 酒店袭击事件中发现的青年党区域小组(S/2019/858, 第 46-51 段)。此后，肯尼亚反恐警察部队成功打掉了至少 4 个小组，从而使青年党的区域能力出现真空。⁴⁹

61. 区域行动的另一次挫折发生在 2020 年 2 月 22 日，美国在中朱巴的萨科镇发动空袭，在“乔加贝”(SOi.006)的家中将其击毙。⁵⁰ 被指认为 2020 年 1 月 5 日曼达湾袭击主谋的“乔加贝”是青年党的一名高级成员，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44(2008)号决议实施的个人制裁措施和详述的指认标准将其列入名单，并悬

⁴⁵ 国际机构机密安全报告，2020 年 12 月 7 日。

⁴⁶ 现场情报小组，“青年党领导人在关于曼达湾袭击的讲话中敦促东部非洲作战人员把美国利益作为他们的“第一优先”，2020 年 1 月 8 日。可查阅：<https://ent.siteintelgroup.com/>(需订阅)。

⁴⁷ 现场情报小组，“青年党发言人威胁肯尼亚东北部的非穆斯林，警告穆斯林不要支持政府”，2020 年 2 月 28 日。

⁴⁸ Moulid Hujale，“青年党袭击教师，肯尼亚东北部学校关闭”，《卫报》，2020 年 3 月 10 日。

⁴⁹ 2020 年 1 月对区域安全消息人士的访谈。

⁵⁰ 美国非洲司令部，“精准空袭歼灭与曼达湾袭击有关的青年党领导人”，新闻稿，2020 年 2 月 25 日。

赏 500 万美元将其击毙。⁵¹ 在他死亡时，他负责青年党在肯尼亚境内的行动，并指挥至少三个革命者阵线（军事）部队，包括在肯尼亚拉木的博尼森林附近活动的 *Jaysh Al-Ayman* 部队(S/2016/919, 第 45 段)。在指挥革命阵线部队之前，他领导了青年党名为 *Jugta Ulus* 的特殊民兵突击队。在青年党成立的几年里，“乔加贝”还曾在青年党的协商委员会任职。⁵²

62. 作为回应，青年党领导人艾哈迈德·奥马尔于 2020 年初任命马林·哈立德·“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又称“麦迪”，为青年党肯尼亚革命阵线部队的副军事首领，并领导将派往肯尼亚和其他国家的区域特工的培训。工作。⁵³ “麦迪”此前在艾哈迈德·奥马尔的领导下担任巴科勒州情报局的负责人。⁵⁴

63. “麦迪”上任以来，在中朱巴萨科镇附近管理一个名为“易卜拉欣”的青年党训练营。⁵⁵ 第一组约 70 名特工由索马里和肯尼亚-索马里新兵组成，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⁵⁶

青年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64. 专家小组继续监测外国恐怖分子作战人员加入青年党队伍的情况以及现有外国恐怖分子作战人员的状况。青年党主要吸引来自非州东部地区的作战人员，但也吸引世界各地的作战人员。2019 年末，来自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摩洛哥的战斗、信息技术和软件方面的三名专题专家乘船抵达哈拉尔代雷加入青年党。⁵⁷

6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青年党在战斗行动中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 2020 年 5 月在布阿勒附近被打死的一名马里指挥官阿布·艾依曼和 2020 年 6 月在阿巴尔被打死的一名巴基斯坦指挥官。2020 年 1 月，青年党一名高级外国恐怖分子作战人员、来自科特迪瓦的协商委员会前成员祖贝尔·穆哈吉尔叛逃至索马里联邦政府。⁵⁸

66. 2019 年 12 月，联邦调查局对一名现任青年党高级成员、美国国民吉哈德·塞尔万·穆斯塔法提出新的恐怖主义指控。⁵⁹ 穆斯塔法目前在青年党炸药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穆斯塔法 2008 年加入青年党，担任各种高级职务，如今被认为是在海外为恐怖组织作战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公民。

⁵¹ 2008 年，美国悬赏 500 万美元。可查阅：<https://rewardsforjustice.net/>。

⁵² 2020 年 5 月 10 日对索马里安全消息人士的电话访谈。

⁵³ 2020 年 3 月对区域安全消息人士的访谈。

⁵⁴ 同上。

⁵⁵ 同上。

⁵⁶ 同上。

⁵⁷ 机密安全报告，2019 年 12 月。

⁵⁸ Harun Maruf, “青年党高级外国作战人员在索马里叛变”，2020 年 1 月 21 日。

⁵⁹ 美国司法部，“起诉书启封，指控前圣迭戈居民杰哈德·塞尔万·穆斯塔法向好战的伊斯兰恐怖组织青年党提供物质支持”，2019 年 12 月 2 日。

B. 索马里境内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派别

67. 2019 年 11 月，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新领导人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雷希。⁶⁰ 目前的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派别埃米尔是阿卜杜卡迪尔·穆明，而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副手阿布·祖贝尔·阿哈巴希据报在 2020 年与青年党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该派别的新副手是阿布迪拉赫曼·法希耶，阿卜迪拉希德·卢克曼是传教和教化工作的负责人。

68. 美国对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派别的空袭从 2019 年的 9 次减少到 2020 年迄今的 1 次。2020 年 7 月 21 日，美国与邦特兰安全部队合作，对加尔加拉山区的伊黎伊斯兰国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该组织 7 名成员死亡。⁶¹ 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派别在邦特兰和摩加迪沙进行零星袭击，但开展活动的的能力受到邦特兰安全部队行动和该团体与青年党持续冲突的制约。

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作战人员转移到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

69. 2018 年末，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派别发生领导层权力暴力斗争，副领导人默哈德·穆瓦利姆被杀，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卡希耶”逃往埃塞俄比亚。⁶² 2020 年初，“卡希耶”从埃塞俄比亚前往莫桑比克，加入“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⁶³ 在莫桑比克，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发起的袭击激增，频率和致命性都在增加。⁶⁴ “卡希耶”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行动者，他加入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队伍对该组织是一次重大收获，并突显出整个非洲大陆恐怖分子网络之间的联系。⁶⁵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招募活动

70. 2020 年，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派别试图招募新的作战人员。该团体向巴里州的小部族长老请愿，要求提供作战人员。2020 年 2 月，有报道称，大约 30 名作战人员，包括 7 名外国作战人员，加入了巴里州的伊黎伊斯兰国派别。⁶⁶ 2020

⁶⁰ 现场情报小组，“作战人员团体继续对新伊斯兰国‘哈里发’效忠，这次来自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2019 年 11 月 4 日。

⁶¹ 美国非洲司令部，“索马里，美国部队与叛乱分子交战以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新闻稿，2020 年 7 月 22 日。

⁶² 当时的邦特兰主席阿布蒂威里·穆罕默德·阿里·“加斯”赦免卡希耶后，卡希耶离开邦特兰前往埃塞俄比亚(见 S/2019/858，第 57 段)。

⁶³ 2020 年 6 月对内罗毕区域安全消息人士的访谈。

⁶⁴ 见 Bulama Bukarti 和 Sandun Munasinghe，“莫桑比克冲突和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伦敦，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2020 年)。

⁶⁵ 据报，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卡希耶是 2017 年 2 月 8 日对博萨索国际村酒店袭击的主谋(见 S/2017/924，附件 2.4)。

⁶⁶ 2020 年 3 月 3 日对邦特兰巴里州安全消息人士的访谈。一名讲阿姆哈拉语的作战人员(被指认为“Mus’ab Al-Ethiobi”(埃塞俄比亚人))对埃塞俄比亚穆斯林发表讲话，提到两名据称在与青年党战斗中丧生的埃塞俄比亚人。

年 2 月 16 日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目的是在东部非洲招募穆斯林，其中特别提到埃塞俄比亚。⁶⁷

C. 索马里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州的关系

71. 在本报告所属期间，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之间的政治关系仍不稳定。选举进程是造成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在朱巴兰和加尔穆杜格有争议的州选举之前之后，还是在全国议会和总统选举的筹备工作中。宪法机制和技术机构，如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需要加强，对持续性协商政治参与的承诺也需要加强。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之间的凝聚力十分重要，因为青年党依然具有利用联邦和州当局关系裂痕的能力。

索马里联邦政府和朱巴兰行政当局

72. 2019 年 8 月 22 日，艾哈迈德·穆罕默德·伊斯兰“马多贝”被朱巴兰议会选举为朱巴兰总统(S/2019/858，第 86 段)。最初，索马里联邦政府和朱巴兰反对派人物拒绝承认这一结果，他们指出州选举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⁶⁸ 有争议的选举进程之后政治局势更加紧张，导致盖多州安全环境恶化。朱巴兰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共同边界也成为区域利益和紧张局势的地理中心。

盖多的武装冲突

73. 2020 年 1 月 28 日，前朱巴兰安全部长阿布迪拉希德·哈桑·阿布迪努尔·“贾南”从摩加迪沙监狱越狱，当时他正在那里等待审判。⁶⁹ 2020 年 2 月，索马里联邦政府援引报告称，“贾南”居住在肯尼亚-索马里边境附近的盖多州。⁷⁰ 2020 年 2 月和 3 月，索马里联邦政府将大约 1 000 个军事和警察单位从摩加迪沙空运到盖多州的贝莱德哈瓦、多罗和卢克。⁷¹ 负责盖多管理的朱巴兰，对索马里联邦政府的部署做出回应，也把自己的安全部队运到了贝莱德哈瓦。

74. 2020 年 2 月 22 日，来自盖多州巴达希尔的索马里国民军士兵转移到了贝莱德哈瓦，以增援从摩加迪沙来的索马里联邦政府部队。两天后，也就是 2020 年 2 月 24 日，青年党进入腾空的巴达希尔镇，处决了三名地区官员。⁷²

⁶⁷ Memri, “索马里伊斯兰国号召东部非洲的穆斯林参加队伍，威胁美国”，2020 年 3 月 1 日。

⁶⁸ 2020 年 2 月 28 日在内罗毕对索马里联邦议会成员的访谈。

⁶⁹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报告中报告了阿布迪拉希德·哈桑·阿布迪努尔·“贾南”对盖多酷刑和有辱人格待遇等行为负有责任的指控(见 S/2017/924, 附件 11.3 和 S/2016/919, 附件 7.8)。

⁷⁰ Walter Menya 和 Manase Otsialo, “肯尼亚接待逃跑部长激怒索马里”，《民族》，2020 年 2 月 8 日。

⁷¹ 2020 年 4 月 5 日在内罗毕对盖多行政当局代表的访谈。盖多当地消息人士于 2020 年 4 月 7 日至 9 日交叉引用了当局提供的信息。

⁷² 2020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对内罗毕朱巴兰行政当局三名官员的访谈。另见 *Hiran Online*, “三名地区官员在巴尔代雷疑似青年党的袭击中丧生”，2020 年 2 月 25 日。

75. 2020年3月2日，索马里联邦政府和朱巴兰部队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贝莱德哈瓦转为武装冲突，并蔓延到肯尼亚曼德拉。在部队之间的战斗中，至少有9名平民被打死，这也影响到原本脆弱的人道主义局势，并导致危机高峰期约有56 000人流离失所。⁷³

76. 2020年4月23日，“马多贝”与朱巴兰反对派领导人阿布迪纳西尔·塞拉尔和阿布迪拉希德·希迪格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缓解了朱巴兰当地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⁷⁴ 2020年6月14日，索马里联邦政府正式承认“马多贝”为朱巴兰“临时”总统。这一正式承认和朱巴兰参加杜萨马雷卜会谈，标志着索马里联邦政府和朱巴兰之间政治和安全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⁷⁵

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在杜萨马雷卜举行会谈

77. 2020年6月，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为定于2020年11月举行的全国议会和总统选举提出了选举技术模式。⁷⁶ 最值得注意的是，选举委员会宣布，一人一票选举安排最早要到2021年3月才能作出。选举委员会的提案强调，选举既要按时举行，又要以一人一票的形式举行，这一宪法要求无法满足。在没有宪法法院的情况下，没有可信的司法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索马里必须寻求基础广泛的政治共识。

78. 2020年7月22日，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在加尔穆杜格的杜萨马雷卜举行会谈，讨论安全问题和选举方式，这是2019年5月以来的首次此类会谈。随后的现场和线上会谈，似乎都就一种基于间接核心小组的选举模式达成了一致，这种模式将使选举可以按时举行。杜萨马雷卜会谈是重要的一步，但需要所有行为体持续的政治参与，才能确保该国即将举行的选举的公信力和及时性。

罢免索马里联邦政府总理

79. 在杜萨马雷卜会谈之后，2020年7月25日，索马里联邦政府总理哈桑·阿里·海尔在联邦议会面临不信任投票，表面原因是他对选举筹备工作的处理方式。⁷⁷ 170名国会议员投票支持罢免，8名议员投票反对。虽然有人对这一进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总理立即宣布辞职。⁷⁸ 宪法规定，总统需在一个月内在任命新的总理。副总理迈赫迪·穆罕默德·古莱德代理总理，而部长内阁也以代理身份开展工作。

⁷³ 2020年4月5日在内罗毕对盖多行政当局代表的访谈。联合国索马里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2020年3月3日的声明。2020年3月16日对人道主义组织的访谈。

⁷⁴ Aggrey Mutambo, “马多贝与朱巴兰对手签署统一协定”, 《东非人报》, 2020年4月25日。

⁷⁵ Garowe Online, “索马里：索马里联邦政府承认马多贝为‘临时总统’，邀请联邦成员国领导人参加会议”, 2020年6月14日。

⁷⁶ 议会和行政部门的任期将分别于2020年11月和2021年2月结束。

⁷⁷ 见 Abdi Sheikh, “索马里议会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总理”, 路透社, 2020年7月25日。

⁷⁸ 见半岛电视台, “索马里议会投票罢免哈桑·阿里·卡希尔总理”, 2020年7月25日。

索马里兰会谈

80. 2020年7月14日至16日，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在吉布提主持了索马里联邦政府与索马里兰之间的总统级会谈。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也出席了会谈，而欧洲联盟和美国则担任调解人。这次会谈是在两位领导人2020年2月1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破冰”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公报表示，有关各方成立了三个技术小组委员会，以处理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财政援助、安全和空域控制问题。⁷⁹ 由于联邦成员州总理下台的直接影响，技术层面的会议目前陷入停顿召开。⁸⁰

D. 安全部门

过渡计划审查

81. 2018年3月，索马里政府通过了索马里过渡计划，提出了将安全责任移交给索马里当局和非索特派团部队缩编的目标、优先事项和愿景。索马里过渡计划跨三大支柱运作：到2021年12月的业务、机构能力建设和支助活动(见 S/2018/674)。在计划中点，在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下，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开始对索马里过渡计划进行审查，并将于2020年9月底之前完成(见安全理事会第2520(2020)号决议)。

82. 除了过渡进展情况外，审查重点审查了与专家小组工作相关的几个领域。其中包括对以下方面的评估：索马里安全部队的情报收集和反简易爆炸装置能力；通过非军事手段削弱青年党行动能力的价值；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级别的武器弹药储存设施；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金融机构发现、打击和防止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的能力。⁸¹

联邦和联邦州两级部队的登记

83. 专家小组在以前的报告中着重阐述了索马里安全部队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见 S/2016/919，附件 2.2)。对此，索马里联邦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

84. 索马里国民军2019年3月3日完成了生物识别注册的第一阶段。⁸² 包括对驻军士兵的人身管制和体检的第二阶段于今年结束。2020年2月，有21 209名士兵在索马里联邦政府国防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登记。⁸³ 此后，与索马里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相连的工资登记簿允许士兵将工资直接存入他们的银行账户。⁸⁴

⁷⁹ 见 Jama Farah, “索马里和索马里兰关于吉布提会谈的联合公报”, 《非洲之角外交官》, 2020年6月23日。

⁸⁰ 2020年8月10日区域外交官的访谈。

⁸¹ “概念说明：对索马里过渡计划的审查，由索马里联邦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于2020年8月2日与专家小组分享。

⁸² S/2019/858，第94段和2020年1月索马里-非洲联盟-联合国的联合威胁评估(机密)。

⁸³ 2020年2月28日对内罗毕一名向索马里安全部队提供财政支助的会员国代表的访谈。

⁸⁴ 《世界银行财务治理报告》(机密)，2019年7月。

85. 作为提高支出管理透明度的一个步骤，索马里国民军士兵每月口粮津贴的一半(30 美元)也转到士兵的银行账户，其余一半以干粮和新鲜口粮的形式分发。⁸⁵

86. 关于联邦和联邦州两级部队登记的更多详情，见附件 4.6(绝密)。

下谢贝利行动

87. 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17 日，索马里国民军和非索特派团开展联合行动，夺回了青年党控制 6 年的贾纳勒村(摩加迪沙西南 90 公里处的下谢贝利)。这一行动是索马里国民军和非索特派团巴德巴多联合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按照索马里过渡计划第一阶段，收复下谢贝利州青年党控制的领土。⁸⁶

88. 下谢贝利行动的长期成功取决于索马里联邦政府能否提供有效的稳定力量，建立包容性治理，并确保向居民提供基本服务。区域安全部队和来自西南州的新警察接受了控制解放区的培训。⁸⁷ 然而，这些地区部队在部署前还有待装备。⁸⁸ 因此，开展行动的索马里国民军营级部队正在控制该地区并执行警备任务，尚无法执行过渡计划的进一步阶段。

89. 专家小组收到的若干报告称，在夺回贾纳勒期间迫击炮袭击和青年党与索马里国民军部队交火造成平民伤亡，伤亡情况在继续调查。⁸⁹ 据估计，有 8 000 人被迫离开贾纳勒周围的村庄。⁹⁰

90. 下谢贝利的进一步详情见附件 3.3。

E. 公共财务管理

挪用 COVID-19 疫情应对资金

91. 2020 年 4 月 4 日，索马里联邦政府卫生部财务司司长马哈茂德·穆罕默德·布尔因被指控丢失援助资金而被捕，其中部分资金为索马里 COVID-19 疫情应对行动专款。⁹¹

92. 2020 年 5 月 16 日，索马里总检察长塞勒班·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宣布扩大对索马里联邦政府所有部委和办公室的反腐败调查。⁹² 调查的结果是逮捕了 20 多名索马里联邦政府卫生部官员，并冻结了几个银行账户，索马里国家警察缴获

⁸⁵ 2020 年 7 月 14 日对世界银行专家的访谈。

⁸⁶ 任务之一是在下谢贝利削弱青年党的力量，并重新开放通往马尔卡的主要补给道路。

⁸⁷ 索马里联邦政府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定期报告。

⁸⁸ 2020 年 8 月 13 日对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高级工作人员的访谈。

⁸⁹ 2020 年 5 月对在马尔卡流离失所的贾纳勒社区成员的电话访谈。

⁹⁰ 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报告，2020 年 3 月。

⁹¹ 索马里电讯报，“卫生部长确认布勒主任被捕”，2020 年 4 月 6 日。

⁹² Garowe Online，“索马里：总检察长调查在针对索马里联邦政府官员的大肆镇压中失踪的数百万人”，2020 年 5 月 18 日。

了包括假收据、付款单和支票在内的证据。此次调查是在 2019 年 9 月《反腐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之后进行的。

93. 2020 年 6 月，卫生部的 9 名嫌疑人被贝纳迪尔法院传讯，被控犯有 8 项罪行，其中包括滥用职权和盗窃公共资金。在听证会上，法官阿卜迪拉赫曼·赛义德·艾哈迈德表示，检方提交了 900 多份据称是嫌疑人使用的假收据、凭证和发票。⁹³ 截至目前，已有 4 名卫生部官员被判入狱。⁹⁴

债务减免

9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联邦政府财政部根据强化的重债穷国倡议，通过获得援助资格，在减免债务和与国际捐助界实现金融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里程碑进展。⁹⁵

95. 索马里将在三年后达到重债穷国完成点，债务数额将从 52 亿美元减少到 5.57 亿美元。工业债权国巴黎俱乐部同意立即取消 14 亿美元的债务。⁹⁶ 获得重债穷国资格的要求包括加强金融系统，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被青年党利用的威胁。

四. 武器禁运

A. 青年党拥有的军事装备

从青年党缴获的武器弹药

曼达湾

96. 在 2019 年 12 月 28 日曼达湾袭击后收缴的武器弹药，其特征与索马里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以前拥有的装备一致。⁹⁷ 专家小组的追踪发现，一支突击步枪来自 2017 年 7 月 22 日交付给索马里联邦政府的一批货物。⁹⁸ 这件带有明显索马里联邦政府标记的武器，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在西南州邦拜多阿的第 60 区分发给了索马里国民军。⁹⁹

⁹³ 2020 年 6 月 24 日对摩加迪沙司法消息人士的电话访谈。

⁹⁴ 2020 年 8 月 24 日与索马里联邦政府官员的通话。

⁹⁵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认为索马里有资格获得强化的重债穷国倡议的援助”，第 20/48 号新闻稿，2020 年 2 月 13 日。另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琳娜·格奥尔基耶娃欢迎在确保索马里债务减免融资计划方面取得进展”，第 19/470 号新闻稿，2019 年 12 月 18 日。

⁹⁶ 同上，另见 Andrea Shalal 和 Leigh Thomas，“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同意取消 14 亿美元索马里债务”，路透社，2020 年 3 月 31 日。

⁹⁷ 2020 年 3 月一个会员国向专家小组提供的文件。

⁹⁸ 2018 年 2 月 2 日索马里联邦政府交付后通知附件 F。

⁹⁹ 专家小组 2018 年 3 月 14 日审查的关于第 60 区武器分发情况的文件，显示了士兵的姓名和指纹以及武器序列号。

97. 2020年4月27日，专家小组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了关于其调查青年党在曼达湾袭击中使用的军用物资的所有资料。在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合作下，专家小组继续调查索马里联邦政府拥有的武器可能进入非法领域的时间点(另见上文第三节 A “青年党的区域能力”)。

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移交武器

98. 在非索特派团从青年党缴获并于2020年2月28日移交给索马里联邦政府的33件武器中，专家小组发现了以前交付给索马里联邦政府的两支步枪。

青年党缴获的索马里联邦政府军事装备

99. 专家小组记录了青年党在2020年2月19日的萨利尼袭击中从索马里国民军士兵手中缴获的重机枪、突击步枪、弹药、车辆和制服。¹⁰⁰

迫击炮

100. 对摩加迪沙亚丁·阿德国际机场建筑群的迫击炮袭击分析表明，青年党拥有60毫米和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见附件4.1)。

B. 索马里联邦政府遵守部分解除武器禁运义务的情况

武器和弹药管理

101. 专家小组收到有关在武器弹药管理方面取得进展的报告。索马里联邦政府于2020年2月召开机构间会议，旨在加强武器弹药管理的框架和实施。¹⁰¹ 还设立了区域安全办公室，以使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更好地协调制定国家武器弹药管理战略。

102. 长期以来，索马里联邦政府努力维护哈莱恩中央军械库的基础设施。¹⁰² 然而，哈莱恩储存爆炸物方面的风险并未得到控制，不应低估(S/2018/1002，第15段)。同时，由于机场和跑道靠近哈莱恩中央军械库，需要在不同地点规划一个永久爆炸物储存地。¹⁰³ 索马里联邦政府在审查索马里过渡计划时，将对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两个级别的武器弹药储存设施进行评估。¹⁰⁴

103. 2019年底，索马里联邦联合核查小组在摩加迪沙和拜多阿实施了一项试点方案，记录和追踪索马里警察部队所属武器。¹⁰⁵ 该系统包括武器的地理位置标记及其所有者身份，如果索马里警察部队试用成功，将推广到索马里国民军(见附

¹⁰⁰ 青年党附属媒体机构发布的照片。可查阅：<https://somalimemo.net/articles/12462/Al-Shabaab-Oo-Soo-Bandhigay-Gaadiid-iyo-Hub-ay-Ku-Qabsatay-Dagaalkii-Deegaanka-Ceelsaliini-Sawirro>。

¹⁰¹ 2020年7月对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安全部门联合治理方案专家的访谈。

¹⁰² 2020年3月7日收到的一个会员国的报告，2020年1月9日对国际军事爆炸物处理辅导员的访谈，2020年8月4日对非营利性组织 Halo 基金会组织专家的访谈。

¹⁰³ 由于靠近机场和居民区，哈莱恩军械库不符合国际弹药技术准则。

¹⁰⁴ 概念说明交秘书处存档。

¹⁰⁵ 基于移动支点数据应用程序。可查阅：<https://www.fulcrumapp.com/>。

件 4.2(绝密))。试点方案取得成功，可能是为所有索马里安全部队开发可追责的武器追踪系统关键的第一步。¹⁰⁶

关于武器弹药交付的通知

104. 从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委员会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的要求，收到了 4 份来自索马里联邦政府的武器弹药预先交付通知。其中一批已经交付索马里联邦政府，一批被取消，两批仍在等待运送。交付后通知预计将列入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定期报告(见下节)(详细信息见附件 4.3(绝密))。

105. 专家小组和索马里联邦政府联合核查小组，审查了 2013 年部分解除武器禁运以来，索马里联邦政府正式进口的所有与武器弹药有关的记录，以此为全面的数据库填充数据。此外，正在设计一个界面，以便与产生的数据库相结合，提供安全的在线搜索功能，其中将包括书面通知等文件(见附件 4.4(绝密)和附件 4.5(绝密))。

索马里联邦政府根据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35 段提交的报告

10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联邦政府 2020 年 2 月按照规定的最后期限(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35 段)，向委员会发送了一份定期报告。由于专家小组编写最后报告的时间和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交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时间，无法在此对 2020 年 8 月报告进行分析。2020 年 2 月的报告包括有关武器弹药管理以及索马里安全部队注册程序的信息。但是，没有包括关于进口武器弹药目的地和当前部队部署的强制性通知。索马里联邦政府与专家小组接触，对现有报告要求的适当性和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表示关切(见第九节中的建议)。¹⁰⁷ 附件 4.6(绝密)载有关于 2020 年 2 月联邦政府定期报告的分析。

C. 会员国和国际组织遵守武器禁运的情况

邦特兰海事警察部队基地

107. 专家小组收到关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向驻扎在邦特兰博萨索的邦特兰海事警察部队运送军事装备的报告。调查表明，这些设备是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空军一架编号为 UAF 1225 的军用运输机运送的。¹⁰⁸ 专家小组致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要求提供有关这次运送的资料。¹⁰⁹

108. 邦特兰海事警察部队在打击索马里境内的青年党和伊黎伊斯兰国派别方面具有重要的安保能力。¹¹⁰ 尽管一直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但委员会从未收到

¹⁰⁶ 根据专家小组的建议，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将武器追踪和信息管理系统的实施范围扩大到整个索马里安全部门。

¹⁰⁷ 2020 年 8 月 8 日和 11 日与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的往来电子邮件。

¹⁰⁸ 2020 年 3 月对邦特兰三名直接了解这批货物的消息人士的访谈，以及图片证据和飞行计划。

¹⁰⁹ 2020 年 4 月 8 日函件；尚未收到答复。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15 段规定，交付通知必须由供应国发出。

¹¹⁰ 邦特兰海事警察部队在反海盗和反走私活动中表现十分积极(见 S/2017/924，附件 6.1(绝密)和 S/2018/1002，第 54 段)。

过向该部队运送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的通知。这种持续缺乏透明度的做法阻碍了该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潜在贡献(见附件 4.7)。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109. 安全理事会在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8 段中, 要求索马里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登记在行动中缴获的军事装备。2020 年 2 月 28 日, 非索特派团将从青年党缴获的一批武器移交给索马里联邦政府。¹¹¹ 移交证书详细说明了 33 件武器的登记情况。¹¹² 预计这份证书将包含更多的信息, 包括缴获日期和地点、确切的武器类型和未来移交时的照片。

110. 非索特派团与专家小组之间的合作得到了非洲联盟委员会索马里问题主席特别代表兼非索特派团团长的支持, 并设立了非索特派团协调人。¹¹³ 非洲联盟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在和平支助行动中追回的轻小武器的管理政策》。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一旦确定, 非索特派团特遣队将予以采用。

关于提供培训、津贴、基础设施和军事装备的通知

111.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 在提供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援助方面, 如果是向索马里联邦政府安全部队提供援助, 则须向委员会发出“供参考通知”; 如果是向除索马里联邦政府以外的索马里安全部门机构提供援助, 则发出“供审议通知”。

112. 尽管规定了这些要求, 委员会基本上仍然没有得到关于提供这一支助的通知。¹¹⁴ 根据专家小组在 2020 年 5 月全面中期最新情况中提出的建议, 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发出普通照会, 鼓励所有会员国“确保各机构在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两级提供协调一致的培训、能力建设和系统支持, 此种支持应符合索马里联邦政府的战略方向, 包括安全部门改革”。

D. 武器非法流入索马里

也门-邦特兰武器走私网络

113. 索马里北部海岸线仍然是索马里非法武器和弹药的主要入境点。据邦特兰的消息人士称, 已经形成了每月最多 4 次非法运送武器弹药的模式, 主要由源自也门的独桅帆船运送到北部海岸的卸货点。专家小组收集了在当前任务期间向该

¹¹¹ 2020 年 4 月 19 日对全国武器弹药管理联络人的访谈。另见非索特派团, “非索特派团向索马里政府移交缴获的武器”, 新闻谈话, 2020 年 2 月 28 日。

¹¹² 此证书由索马里联邦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特别代表兼非索特派团团长沙署。

¹¹³ 专家小组协调员与非洲联盟委员会索马里问题主席特别代表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举行的会议。

¹¹⁴ 土耳其、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已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向委员会通报了培训或指导活动, 而 2020 年 2 月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索马里联邦政府定期报告详细说明了政府间组织在武器弹药管理领域为军警人员开展的培训活动。

地区 3 次运送武器的初步证据。¹¹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观察到的案例遵循了 2018 年和 2019 年报告的向索马里青年党或伊黎伊斯兰国派别运送物资的类似模式(见附件 4.8(绝密))。¹¹⁶

一家私营安保公司的武器进口

114. 专家小组目前正在调查在索马里兰运营的一家私营安保公司获得武器的方式,委员会没有收到有关这些武器的通知。2019 年,专家小组获得了关于该私营安保公司拥有的 4 支 Glock 9 毫米手枪和 4 支 Colt M4 突击步枪的确凿信息,包括序列号。初步调查发现,这四支手枪是 2017 年在美国制造和销售的,Colt 的制造记录中没有发现这四支 M4 突击步枪的记录。美国司法部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的追查协助要求,请求必须由官方执法机构或政府提出。为了继续这项调查,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已同意向该局提出正式请求。¹¹⁷

五. 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禁令

执行援助通知

115. 委员会于 2020 年 8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禁令的执行援助通知。执行援助通知旨在协助会员国、国际组织以及公共和私营实体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全面、有效地执行和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26 至 28 段以及关于向索马里出口爆炸材料的现行条例规定的要求。

青年党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的来源

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的化学分析

116. 2019 年,专家小组报告说,青年党拥有现成的简易爆炸装置组件供应源,正在制造自制炸药(S/2019/858, 第 10 段)。在本任务期间收到的分析证实,青年党在制造某些简易爆炸装置时使用硝化甘油作为炸药、硝酸钾作为氧化剂和木炭作为燃料。¹¹⁸

117. 硝化甘油由甘油以及硫酸和硝酸的混合物制成。专家小组 2020 年 8 月访谈的简易爆炸装置处置专家和恐怖爆炸装置分析中心专家说,青年党很可能拥有自己制造硝化甘油的技术技能,而硝化甘油未列入第 2498(2019)号决议附件 C。专家小组建议修订附件 C,将硝化甘油列入其第一部分(见附件 5.1(绝密))。

用于触发简易爆炸装置爆炸的开关多种多样

118. 青年党使用在索马里公开市场上常见的各种遥控开关引爆简易爆炸装置。自 2017 年以来,普通手机、摩托车警报系统和家电遥控器一直是青年党制造简

¹¹⁵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和区域情报机构以及当地人士提供的信息。

¹¹⁶ 见 S/2018/1002, 附件 1.9(绝密)和 S/2019/858, 附件 2.11(绝密)。

¹¹⁷ 2020 年 8 月 4 日来自索马里联邦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的电子邮件。

¹¹⁸ 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恐怖爆炸装置分析中心的分析。

易爆炸装置最常用的开关。¹¹⁹ 这些基本开关易于与简易爆炸装置起爆剂连接，并产生足够的电荷来启动简易爆炸装置。这类装置随处可得，在索马里很难进行有效监管。¹²⁰ 然而，摩托车警报系统具有忌触能力，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开关。¹²¹ 专家组力求与索马里联邦政府探讨是否应考虑对摩托车报警器进行限制(见附件 5.2(绝密))。

关于向索马里供应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的国内立法

119. 索马里联邦政府正在制定国家法律，以控制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前体化学品的进口。2016 年，索马里联邦政府设立了法证分析实验室，隶属于索马里警察部队。目前的能力仅限于对简易爆炸装置中使用的炸药进行初步分析。¹²²

120. 专家组建议继续安排专家对索马里国民军爆炸物处理队进行培训，提供适当的设备以探测简易爆炸装置，并建议国际社会提供协调支持，以加强索马里联邦政府分析爆炸物的能力。

向索马里出口安全理事会第 2498(2019)号决议附件 C 所列物项

121.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资料向专家组提供了向索马里出口第 2498(2019)号决议附件 C 所列物项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到索马里的硝酸和硫酸以及作为硫酸和硝酸混合物的磺硝酸的数量出现增加。在汇编前几年的数据时，专家组注意到这些物项的出口都有增加。专家组目前正在索马里联邦政府的支持下，评估索马里对浓硝酸或浓硫酸的工业需求。¹²³ 2018 年和 2019 年没有大量向索马里出口硝酸钾的记录。专家组正在继续调查在索马里境内发现的第 2498(2019)号决议附件 C 所列物项的普遍程度和原产地(见附件 5.3)。

交付硝酸铵燃油炸药

122. 2019 年，专家组报告了向邦特兰交付用于建造加拉阿德港的 165 吨硝酸铵燃油炸药的情况(S/2019/858，第 67-69 段)。邦特兰当局已向专家组和索马里联邦政府通报了铵油炸药的使用情况，以及截至 2020 年 4 月的安全和操作程序。¹²⁴ 下一批铵油炸药预计将于 2020 年 10 月从土耳其发货。¹²⁵

¹¹⁹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 2017-2020 年简易爆炸装置组件数据表。在作为家庭自动开关使用时，技术名称为“学习代码接收器”。

¹²⁰ 2020 年 8 月从熟悉摩加迪沙市场的消息人士收集的信息。

¹²¹ 装置举起或倾斜可引发爆炸。

¹²² 2020 年 8 月 12 日美国高级法医顾问发来的电子邮件。该实验室没有对无机炸药进行分析的技术能力。

¹²³ 硫酸用于制造汽车电池和化肥，硝酸用于制造塑料。

¹²⁴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2 月的报告和 2020 年 4 月 9 日收到的视频，由秘书处存档。

¹²⁵ 2020 年 8 月 3 日对邦特兰业务主管和安卡拉铵油炸药供应商马德塞有限公司一名高管的访谈。

123. 虽然铵油炸药可合法用于商业爆破项目，但专家组指出，鉴于索马里的安全局势，在执行与铵油炸药有关的国际弹药技术准则标准方面仍面临挑战(见 S/2019/858，附件 1.11)。2020 年 8 月 4 日，贝鲁特港数千吨硝酸铵发生爆炸，及时提醒人们注意所涉及的风险。索马里联邦政府会同邦特兰和专家组与供应公司 TTN 集团 İnşaat 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签订协议，规定了保障铵油炸药安全的程序。专家组已加入联合核查小组，联合核查小组与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合国地雷行动处一起负责今后的检查。

六.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124. 青年党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存在影响民众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安全运送构成严重威胁。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专家组记录了 11 起在索马里活动的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成为袭击目标的事件，其中包括青年党实施的 4 起绑架事件和 1 起定点暗杀事件。¹²⁶ 这些事件造成 8 名人道主义工作者死亡，20 名人道主义工作者被绑架。这是自 2017 年以来索马里所记录的人道主义组织遇害人数最多的一次(S/2019/858，第 136 段)。

绑架人道主义工作者

125. 青年党绑架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以对外联方案实施控制，并向人道主义组织勒索钱财。2020 年，专家组调查了青年党制造的 4 起绑架事件。绑架事件发生在拜州、盖多州和下朱巴州的农村地区。专家组对 4 起事件受害者进行的访谈显示，该团体采用了相似的行动模式。¹²⁷ 每起事件中的被绑架者都被带到青年党法庭，法庭要求他们提供个人详细信息和有关其组织活动的信息。此后，青年党要求支付每人 500 美元至 14 000 美元不等的赎金，以确保这些人获释。¹²⁸ 谈判通常在青年党与被绑架者社区代表之间进行。¹²⁹

126. 2018 年 11 月 20 日在肯尼亚被绑架的一名意大利志愿者于 2020 年 5 月 9 日被青年党释放(S/2019/858，第 138 段)。2018 年 5 月 2 日在摩加迪沙被绑架的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护士和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肯尼亚曼德拉附近被绑架的两名古巴医生依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S/2018/1002，第 169 段)。

定点清除人道主义工作者

127. 青年党继续威胁和直接攻击所开展的支持社区活动不被青年党所接受的人道主义工作者。¹³⁰ 2020 年 5 月 23 日，在拜州的丁索尔，当地一名妇女领袖兼

¹²⁶ 见附件 6，述及针对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袭击。针对联合国机构的其他袭击事件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意外受到影响的事件不包括在内。

¹²⁷ 2020 年 4 月至 8 月专家组在对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进行了 9 次访谈，并复查了相关文件。

¹²⁸ 同上。

¹²⁹ 同上。

¹³⁰ 专家组记录了 2018 年和 2019 年定点清除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情况(S/2019/858，第 136 段和 S/2018/1002，第 168 段)。

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被简易爆炸装置炸死，青年党宣称制造了这起定点袭击事件。¹³¹ 这名受害者曾与丁索尔县议会(妇女占比 50%)密切合作，此前曾收到青年党的死亡威胁，青年党试图迫使她放弃为支持妇女开展宣传。

128. 2020 年 5 月 27 日，一个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妇幼保健中心的 7 名医务人员和 1 名当地药剂师在中谢贝利州的戈罗利被 5 名武装人员绑架并杀害。¹³² 这是 2017 年 10 月以来索马里非政府组织遭遇的罹难人数最多的事件。妇幼保健中心暂停了所有活动，直到 2020 年 8 月。

129. 专家小组访谈的消息来源称，当社区长老与青年党联系时，青年党否认参与这起事件。根据受访者的说法，其中三名肇事者穿着军装，第四名穿着纯蓝色制服。¹³³ 在绑架和杀害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事件发生的前一天，2020 年 5 月 26 日在戈罗利地区发生了青年党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索马里国民军的事件，造成 9 名国民军士兵死亡。¹³⁴ 专家小组没有发现表明两起事件有联系的实质性证据。

130. 2020 年 6 月，希尔谢贝利州当局对上述事件展开正式调查，并责成州委员会在 30 天内提交公开报告。2020 年 7 月 16 日，当局通知专家小组，他们尚未确定袭击的肇事者。¹³⁵ 当局称，一个据称是绑架者所用车辆车主的人已被索马里警察部队逮捕，并被移送至摩加迪沙。在撰写本报告时，官方调查结果尚未公开。

七. 涉及以平民为目标的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A. 青年党

131. 青年党继续违反国际人道法，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并故意以平民为目标。¹³⁶

132. 2019 年 12 月 28 日，青年党发动了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最致命的袭击，在摩加迪沙一所大学附近该市最繁忙的路口之一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至少 94 人，其中许多是学生，炸伤 147 人(见上文第三节“大规模复杂袭击”)。

133. 青年党还继续定点暗杀政府当局官员，并公开处决被认为与政府当局关系密切的人员。2020 年 3 月 29 日，青年党在加罗韦用人体携带简易爆炸装置发动

¹³¹ 2020 年 5 月 30 日专家小组对当地安全部门人士的访谈。2020 年 6 月 23 日对受害者亲属的访谈。2020 年 8 月 3 日与联合国机构的电子邮件往来。

¹³² 2020 年 6 月 1 日、5 日和 12 日对戈罗利社区成员的访谈。

¹³³ 2020 年 6 月 12 日对戈罗利保密消息人士的电话访谈。

¹³⁴ 见 Mohamed Olad Hassan, “七名卫生工作者和店主遇害震惊索马里”，美国之音，2020 年 5 月 29 日。

¹³⁵ 2020 年 7 月 16 日对中谢贝利州州长的电话访谈，由专家小组存档。

¹³⁶ 2019 年 11 月 5 日至 2020 年 5 月 4 日，联索援助团记录了与索马里冲突有关的 669 起平民伤亡事件。青年党制造了其中 60% 的事件(S/2020/121, 第 49 段和 S/2020/398, 第 44 段)。

袭击，暗杀了努加州州长阿卜迪萨拉姆·哈桑·赫尔西。¹³⁷ 2020年5月17日，青年党宣称制造了加勒卡约的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导致穆杜格州州长艾哈迈德·穆塞·努尔身亡。¹³⁸ 青年党还企图于7月13日在摩加迪沙(用汽车炸弹)袭击索马里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企图于2020年7月18日袭击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内部安全部长阿卜迪·阿卜迪纳西尔·赛义德·穆塞。¹³⁹

134. 2020年1月至7月，青年党公开处决了至少17名男子，他们被控为政府和国际部队从事间谍活动。专家小组收到了关于2020年1月13日发生在下谢贝利州萨布拉勒的一起事件的信息：青年党法庭判处4名男子死刑，其中2人据称是索马里国民军士兵，另外2人据称是地方行政官员。¹⁴⁰

135. 专家小组正在调查青年党在拜州和希兰州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特别是2020年第二季度的情况。附件7.1载有对丁索尔经济封锁的个案研究。

民众被迫流离失所

1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青年党试图强行统治各社区，并通过威胁、绑架、杀戮、破坏财产和没收土地等方式来打压抵制其企图的平民，造成民众流离失所。专家小组收到报告称，在拜州、下谢贝利州和索马里北部，出现了与青年党活动有关的人口流动。¹⁴¹ 例如，2020年7月，萨纳格州马尔卡的60多户家庭被迫离开家园，此前青年党试图强行统治该村，占领学校和清真寺以建立法院，并要求当地妇女嫁给青年党成员。全村进行抵制，结果青年党于2020年6月26日逮捕了村里的三名长老。2020年7月，全村搬迁到90公里以外。¹⁴²

招募儿童

137. 2020年，青年党继续开展强迫招募和绑架儿童的活动。根据联合国国家监测和报告武装冲突中严重侵犯儿童行为任务组的数据，2020年1月至6月招募了535名儿童，其中一些年仅13岁。75%以上的个案(402起)是青年党所为。在任务组核实的事件中，中朱巴州(121起)、下谢贝利州(98起)和拜州(87起)数量最多。

138. 2020年，青年党招募儿童的人数延续2019年以来的下降趋势(2019年招募1 169名儿童，而2018年为2 300名)。¹⁴³ 除其他因素外，这可能是由于各社区加大了对青年党招募活动的抵制力度。例如，专家小组调查了拜州的莱森和巴纳

¹³⁷ 见半岛电视台，“索马里州长在青年党自杀式炸弹袭击中丧生”，2020年3月30日。

¹³⁸ 见半岛电视台，“索马里州长在青年党自杀式炸弹袭击中丧生，青年党宣称对此负责”，2020年5月17日。

¹³⁹ 联合国机密报告，2020年7月。

¹⁴⁰ 2020年1月至7月的非政府组织机密报告。例如，2020年1月13日，青年党在下谢贝利州的萨布拉勒公开处决了4名男子。

¹⁴¹ 2020年5月至8月对拜州、巴科勒州、下谢贝利州和摩加迪沙的当地社区的电话访谈。

¹⁴² 2020年8月4日对巴当地方当局的电话访谈。

¹⁴³ 索马里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月至6月核实的个案。

尼社区如何与青年党进行斗争或选择流离失所，而不是屈服于青年党的要求。¹⁴⁴ 2019年，任务组注意到加尔古杜德州和穆杜格州也采取了类似的应对机制。¹⁴⁵

139. 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专家小组记录了青年党在拜州、巴科勒州和下谢贝利州开展的招募儿童活动。专家小组还收到报告表明，青年党将被认为与政府结盟的特定社区作为目标。根据专家小组的记录，从下谢贝利州库屯瓦雷县的奥加布招募了15名儿童。¹⁴⁶

140. 附件7.2载有关于青年党在拜州、巴科勒州和下谢贝利州招募活动的补充信息。

B. 国际行为体

一架民用飞机在巴尔达莱被击落

141. 2020年5月4日，一架向拜州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非洲快运航空公司飞机在巴尔达莱被击落，机上6人全部遇难。索马里联邦政府、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对这起事件展开了联合调查。¹⁴⁷ 在撰写本报告时，调查仍在进行中。由于不安全，机场继续关闭，也无法通过公路进入拜州，这种情况正影响着人道主义物资的运送。¹⁴⁸

美国非洲司令部的空袭

142. 2020年，美国非洲司令部采取措施，加强对其在索马里境内空袭青年党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进行问责。¹⁴⁹ 非洲司令部公开承认，他们在2017年实施了35次空袭，2018年47次，2019年63次，2020年1月1日至7月31日43次。¹⁵⁰ 已出现若干这些空袭导致平民伤亡的指控。

143. 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两份季度报告中承认，2019年2月23日在昆约巴罗附近的一次空袭造成2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2020年2月2日在吉利卜的一次空袭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¹⁵¹ 非洲司令部否认关于另外25起事件造成平民伤亡的指控。¹⁵² 非洲司令部表示，另有4起事件仍在调查中。这些事件包括

¹⁴⁴ 2020年6月和7月对拜多阿地区当地消息人士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社区代表的电话访谈。

¹⁴⁵ 2020年7月30日与联合国机构的电子邮件往来。

¹⁴⁶ 2020年6月、7月和8月对拜州、巴科勒州、下谢贝利州和摩加迪沙的莱森和巴纳尼社区的电话访谈。

¹⁴⁷ 见索马里交通运输和民航部，“索马里政府调查西南部飞机坠毁事件”，新闻稿，2020年5月5日；另见非索特派团，PR/08/2020号新闻稿，2020年5月5日。

¹⁴⁸ 2020年5月、6月和8月对活跃在该地区的人道主义组织的电话访谈和电子邮件往来。

¹⁴⁹ 见大赦国际，“美国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增加而美国却不承担任何责任”，2020年4月1日；人权观察，“索马里：对美国空袭未进行充分调查”，2020年6月16日。

¹⁵⁰ 见美国非洲司令部新闻稿，可查阅：<https://www.africom.mil/media-gallery/press-releases>。

¹⁵¹ 见美国非洲司令部，“美国非洲司令部平民伤亡初步评估季度报告”，2020年4月27日。

¹⁵² 见美国非洲司令部，“美国非洲司令部平民伤亡评估第三季度报告”，2020年7月28日。

2020年3月10日在贾纳勒附近实施的一次空袭，专家小组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C.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144. 在本任务期内，专家小组注意到与索马里冲突有关的涉及儿童受害者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依然高发。专家小组在2019年报告中强调了这一问题，指出政府机构记录和调查案件并起诉施暴者的能力不足(S/2019/858，第166段)。2020年1月至6月，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实139名女童是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的受害者，而2019年全年报告的受害者为227人。¹⁵³ 专家小组记录了在2020年3月政府为夺回贾纳勒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中部署到该镇的索马里国民军成员制造的一起事件。2020年4月6日，驻扎在贾纳勒郊外检查站的两名索马里国民军官兵袭击并强奸了一名女童和一名孕妇。¹⁵⁴ 受害者指认了施暴者，地方当局随后逮捕施暴者并将他们移送至摩加迪沙受审。2020年4月15日，索马里联邦政府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国民军军事法庭正在调查这一事件。截至撰写本报告时，两名施暴者正在等待审判。

145. 仍然难以查明和起诉索马里境内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实施者。专家小组调查的2020年4月6日的案件，是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在2020年1月至6月期间记录的已查明和逮捕施暴者的四起案件之一。在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2020年1月至6月记录的139起涉及儿童受害者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中，有107起案件的施暴者未得到确认或未被逮捕。2020年4月，索马里联邦政府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由于COVID-19疫情造成法院活动暂停，目前还没有对性犯罪进行定罪。¹⁵⁵ 2020年8月，对性犯罪的审判尚未恢复。

八. 自然资源

A. 木炭禁令的实施情况

146. 2018年8月，一艘使用伪造文件的货船从基斯马尤向伊拉克霍尔祖贝尔港运送了190 000袋(4 750吨)木炭(S/2019/858，第169段)，此后专家小组没有记录到索马里有任何大规模的木炭出口。拥有木炭目的地市场的会员国实施有效措施、索马里联邦政府加强政治宣传以及朱巴兰当局在出口点实施限制，继续助力遏制木炭贸易。海上联合部队、欧洲联盟海军部队亚特兰大行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伙伴的积极监测，也对木炭贸易起到了震慑作用。

¹⁵³ 案件包括强奸、强奸未遂、性侵犯、性骚扰和强迫婚姻。强奸和强奸未遂事件占所记录案件的80%以上。

¹⁵⁴ 2020年5月12日至15日对成人受害者、一名儿童受害者亲属、马尔卡当地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方的电话访谈。医院报告由专家小组存档。

¹⁵⁵ 见 Garowe Online，“联合国呼吁消除索马里境内的性暴力”，2020年6月20日。

147. 然而，在下朱巴州，批发价值超过 4 000 万美元的库存已做好出口准备。虽然木炭出口暂时中断，但专家小组收到多份报告，称木炭贸易商面临兑现现有木炭库存经济价值的压力。这些库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因为今后的出口将导致大量资金流入下朱巴州的一系列利益攸关方，并可能产生政治和安全影响，影响索马里联邦政府与朱巴兰之间的关系。

148. 索马里联邦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关于木炭的国家政策，重点是禁止木炭出口、保护森林和管控国内木炭的使用。¹⁵⁶ 国家木炭政策可能为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一个框架，以发展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来监测木炭生产水平和环境影响，并提供出口预警机制。还可以考虑通过索马里联邦政府、朱巴兰和木炭企业主之间的政治接触来降低现有库存的风险。

149. 附件 8 载有对木炭生产、运输路线和木炭储存图像的分析。

生产

150. 运往出口市场的木炭主要由下朱巴州巴扎泽县和基斯马尤县的当地社区生产。¹⁵⁷ 此后，木炭被出售给基斯马尤的企业，通过公路运输到布尔加博和基斯马尤港口附近储存。从 2011 年到 2019 年，索马里的木炭生产地点逐渐从中朱巴州转移到下朱巴州基斯马尤和布尔加博附近的南部沿海地区。¹⁵⁸ 尽管出口停止，但 2019 年全年大规模的木炭生产仍在继续，贸易商补充库存，为出口进行准备。¹⁵⁹ 2020 年，仍在为供应国内市场而继续生产，但生产速度有所下降。¹⁶⁰

库存分析

151. 存放在基斯马尤和布尔加博储存点准备出口的木炭数量在 60 万至 90 万袋 (15 000 至 22 500 吨) 之间。¹⁶¹ 粮农组织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进行的一项分析，审查了在布尔加博和基斯马尤主要木炭储存点的现有卫星图像。分析发现，自 2019 年年底以来，木炭库存量没有明显变化，这一点得到了独立卫星分析的证实(见附件 8)。航拍照片和库存的相关地面图像进一步证实了卫星分析。

152. 2020 年 3 月，基斯马尤的企业主说，木炭贸易商正在将大量木炭从生产地点运到下朱巴州库达的一个潜在的新出口地点。2020 年 5 月，专家小组审查了库达的航拍图像和地面照片，证实有大约 100 袋木炭。木炭贸易商出口获利，通常需要至少 15 000 袋。

¹⁵⁶ 据国家木炭政策草案，木炭占索马里国内能源消费的 82%。

¹⁵⁷ 木炭产于阿诺尔、布尔加博、布希布希勒、达拉亚、库达、瓦吉尔和瓦扬塔等村。

¹⁵⁸ 见“2011-2019 年中朱巴州和下朱巴州森林砍伐程度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分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机密报告，2020 年 4 月。

¹⁵⁹ 同上。

¹⁶⁰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对基斯马尤 4 名与贸易有关人员的电话访谈。

¹⁶¹ 2020 年 3 月 4 日对迪拜业内人士的电话访谈。

153. 2020年7月10日,专家小组审查了位于布尔加博的木炭库存的地面照片。图像显示,由于储存袋和保护层老化,木炭库存已开始受损(见附件8)。这批木炭出口前需要重新包装和加工,才能保持经济价值。

出口

154.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索马里近期曾出口木炭,但随着出口目的地的批发价格持续上涨,木炭贸易仍为贸易商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激励因素。¹⁶² 专家小组获悉,木炭贸易商面临重新出口的压力。¹⁶³ 木炭的大量出口也可能导致木炭生产恢复,以补充出口库存。

经济利益问题

155. 在生产地点,当地社区通过将产品出售并运往基斯马尤的企业而获得经济利益。¹⁶⁴ 木炭贸易由全明星集团主导,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基斯马尤的索马里企业,在海外也有工作人员(S/2019/858,附件4)。全明星集团从当地生产商买入木炭,囤积起来为出口做准备。在海外的全明星集团成员伪造文件,为将木炭运往中东出口市场提供便利。

156. 木炭在从生产地点运往基斯马尤和布尔加博出口点的过程中,可能会被青年党的检查站“征税”。青年党还可能从他们对基斯马尤企业的“征税”中获益。然而,全明星集团有多种收入来源,在经济上并不依赖木炭贸易。

157. 朱巴兰当局也通过对布尔加博和基斯马尤海港的木炭出口征税获得收入。¹⁶⁵ 尽管朱巴兰当局已限制木炭出口,但财政压力可能会使他们在今后允许出口。¹⁶⁶

执行措施

15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拥有木炭目的地市场的会员国采取有效措施,阻断了索马里的木炭贸易(S/2019/858,第182段)。索马里联邦政府参与了关于木炭生产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国际政治宣传,这也是导致贸易量下降的一个原因。

159. 朱巴兰行政当局继续阻止从基斯马尤和布尔加博的主要地点大规模出口木炭。¹⁶⁷ 海上联合部队、欧洲联盟海军、粮农组织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伙伴通过卫星和海军力量监测木炭贸易,对木炭贸易商起到了进一步的震慑作用。

¹⁶² 截至2020年6月,迪拜的木炭批发价为每袋80美元,而2019年的批发价为每袋50美元。

¹⁶³ 2020年7月20日对阿曼业内人士的电话访谈。

¹⁶⁴ 2020年5月19日对基斯马尤企业的电话访谈。

¹⁶⁵ 2020年4月3日在内罗毕对朱巴兰行政当局代表的访谈。

¹⁶⁶ 2020年4月4日在内罗毕对朱巴兰行政当局3名代表的访谈。

¹⁶⁷ 2020年7月27日对迪拜业内人士的电话访谈。

B. 石油和天然气部门

160. 2020年2月8日，索马里《石油法案》经议会上下两院批准后签署成为法律。¹⁶⁸ 该法律确立了索马里石油业的监管框架，其中包括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之间的收入分享机制。2019年10月，埃克森美孚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支付了内战前租赁海上石油区块的相关欠款170万美元。¹⁶⁹

161. 2020年7月30日，索马里联邦政府部长内阁批准了新成立的索马里石油管理局的董事会成员人选，标志着该部门的发展取得进展。¹⁷⁰

162. 然而，体制和政治挑战依然存在。2020年2月9日，邦特兰以《石油法》不符合临时联邦宪法为由拒绝接受该法律。¹⁷¹ 在索马里议会2020年7月25日罢免总理后，代行职权的部长内阁批准成立索马里石油管理局，因此管理局董事会今后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¹⁷² 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强该部门治理架构的能力，例如各司法监督委员会以及执行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之间资源共享协议的金融机制的能力。

163. 2020年8月4日，索马里联邦政府石油和矿产资源部正式开启7个海上石油区块的石油许可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12日。¹⁷³ 招标的7个区块不属于肯尼亚和索马里之间有争议的海域，国际法院正在审理该争议海域的问题。

C. 海事纠纷

164. 肯尼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海事纠纷涉及印度洋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这场纠纷加剧了肯尼亚和索马里之间的紧张局势，为青年党提供了可乘之机(S/2019/858, 第106段)。2020年5月22日，国际法院将此案公开庭审推迟到2021年3月15日。作出这一决定之前，肯尼亚以对COVID-19疫情担忧为由要求推迟庭审。¹⁷⁴

¹⁶⁸ 见路透社，“索马里总统将新的石油法案签署为法律”，2020年2月8日。

¹⁶⁹ 见路透社，“索马里称壳牌和埃克森美孚同意支付石油区块租赁费170万美元”，2019年10月25日。

¹⁷⁰ 见《石油经济师》，“索马里宣布监管机构领导层”，2020年8月2日。

¹⁷¹ Caydiid Ali, “邦特兰关于索马里总统签署的违宪石油法的声明”, Allbanaadir Online, 新闻稿, 2020年2月11日。

¹⁷² 见半岛电视台, “索马里议会投票罢免哈桑·阿里·海尔总理”, 2020年7月25日。

¹⁷³ 见标普全球, “索马里设立石油监管机构, 有史以来首轮许可招标开启”, 2020年8月4日。

¹⁷⁴ 国际法院, “印度洋海洋划界案(索马里诉肯尼亚): 公开庭审推迟至2021年3月”, 第2020/13号新闻稿, 2020年5月22日。

九. 建议

A. 制裁名单

165.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鼓励会员国帮助确保委员会的名单全面反映青年党和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的派别构成的威胁，特别是这两个团体内负责资金和宣传的个人构成的威胁，为此要：

- (a) 利用索马里制裁制度的所有现有列名标准提出建议列入的名字；
- (b) 及时建议应从制裁名单中除名的已故人员的名字。

B. 青年党的资金

166.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与进行报告的索马里金融实体合作，以：

- (一) 确保它们识别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评估并采取有效行动，以降低其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风险；
- (二) 确保已落实反洗钱和防范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风险的流程，以识别、评估、监测、管控和缓解这些风险；
- (三) 根据 2016 年《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和 2019 年《移动货币条例》，增加向索马里中央银行和金融报告中心的报告；
- (四) 加强针对新老客户的了解客户程序；
- (五) 确保将进行报告的金融实体的观点和业务情况纳入金融部门的管理工作，并确认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对促进索马里经济前景的重要性；

(b) 鼓励会员国支持上文建议(a)，促成由索马里联邦政府领导的适当机制并为这一进程提供资源；

(c)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将发放本国身份证作为优先事项，以：

- (一) 使索马里人更易获得金融服务；
- (二) 加强了解客户机制；
- (三) 促进落实一人一票选举。

C. 武器禁运

167.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通过与国际和区域伙伴的定期高级别会议领导战略协调工作，并表达其在发展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方面的需求；

(b) 邀请索马里联邦政府对以下方面提出关切和需要澄清之处：第 2498(2019)号决议第 35 段规定的其定期报告的现有要求，特别是与军事装备接收单位的通知以及安全部队的结构、组成、兵力和部署情况有关的要求。

D. 简易爆炸装置组件禁令

168.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促请会员国就第 3 号执行援助通知和第 2498(2019)号决议附件 C 采取适当措施，并在涉及交付附件 C 所列物项的请求的问题上与专家小组合作；

(b)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国际和区域合作伙伴继续对索马里联邦政府爆炸物处理队进行专业培训，提供适当设备并协调支助，以加强索马里联邦政府分析爆炸物的能力。

169.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修订第 2498(2019)号决议附件 C，以便将硝化甘油列入其第一部分，作为若向索马里交付则需在出售、供应或转让完成后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通知委员会的物项。

E. 违反国际人道法

170.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在宪法审查进程的框架内以及在修订索马里过渡计划、评估国家叛逃者方案和评估国家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略的执行情况时，纳入保护平民原则，并特别关注儿童权利问题；

(b)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与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美国非洲司令部和非索特派团成立一个技术工作组，收集经验和良好做法，以建立监测和记录平民伤亡情况的国家机制；

(c)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继续加强联邦一级和联邦州一级关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调查和起诉能力。

171.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

(a) 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索马里为防止招募儿童并使之前与索马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所作的努力；

(b)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索马里制定国家保护平民战略的努力。

F. 木炭禁令

172.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鼓励海上联合部队、欧洲联盟海军部队亚特兰大行动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伙伴继续监测木炭贸易，监测对木炭贸易起到了震慑作用；

(b) 欢迎索马里联邦政府和朱巴兰当局为阻止大规模木炭出口而采取的步骤，并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朱巴兰当局和私营实体之间进一步对话，以减少索马里朱巴兰出口点大量木炭库存导致的未来木炭出口风险；

(c) 鼓励粮农组织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关于索马里国内木炭生产动态的数据和更深入分析，为索马里联邦政府制定国家木炭政策提供参考；

(d) 促请会员国继续在木炭目的地市场实施有效的管制措施。

173.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

(a) 欢迎索马里联邦政府、朱巴兰当局和拥有木炭目的地市场的会员国在减少索马里木炭出口方面采取的措施；

(b) 鼓励索马里联邦政府进一步制定关于木炭的国家政策，以实现国内木炭使用的可持续管理，并解决木炭贸易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加剧对有限自然资源的竞争和由此引发的冲突。

G. 一般事项

174.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

(a) 考虑延长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以更好地反映其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任务，诸如提供关于青年党资金情况的信息；

(b) 考虑修改专家小组的报告要求，以便更好地通过以下方式向委员会及时通报战略性问题：

(一) 用特别报告或专题报告取代目前的月度报告；

(二) 调整最后报告的报告截止日期，以便在利益攸关方和合作伙伴最方便的情况下进行报告起草工作的最终协商，并留出时间审议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定期报告；

(c) 考虑为索马里制裁制度设立一个机制，其职能与第 1730(2006)号决议为另一个制裁制度所设的协调人机制的职能相似，以便使该协调人机制接受并向委员会转递以下各方的来文，以供其审议：已从制裁名单上除名的个人；声称因被误认或错认为制裁名单上的人或与之混淆而受到所列措施限制的人；¹⁷⁵ 换言之，将协调人的这些职能扩大到索马里制裁制度；

(d) 考虑建立一个机制，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声称受到制裁措施限制而又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别(被误认或错认为制裁名单上的人或与之混淆)的个人的情况。

¹⁷⁵ 安全理事会第 2161(2014)号决议，第 63 段。

Annex 1.1: Mandate and appointmen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The mandate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Somalia (“the Panel”) is contained in paragraph 29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98 (2019). The Panel’s mandate shall include the tasks as set out in paragraph 13 of resolution 2060 (2012) and updated in paragraph 41 of resolution 2093 (2013), paragraph 15 of resolution 2182 (2014), paragraph 23 of resolution 2036 (2012) and paragraph 29 of resolution 2444 (2018) as they relate to Somalia.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3 of resolution 2498 (2019), the Panel provided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with a midterm update on 8 May 2020. The Panel also submitted monthly updates to the Committee throughout its mandate.

Travel was hal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March 2020, severely impacting investigations and resulting in the Panel members being divided in Africa, Asia and Europe. Several countries and entities have also expressed their inability to send timely responses to the Panel’s requests in the light of the pandemic. The inability of team members to be co-located and the absence from Nairobi, an information hub,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team’s work and underlined the imperative to remain regionally based with a joint office.

In additio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RES/67/254 regarding the 16-day advance booking of tickets, has resulted in a Secretariat policy of requiring a prior notice of 25 calendar days for any Panel travel, with waivers to the rule granted 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Due to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Panel’s work within the UN system, which requires significant flexibility in meeting with existing sources as well as identifying new ones, satisfying this travel requirement is often not feasible. This requirement has been increasingly stringently enforced, thereby impacting the ability of the Panel to effectively discharge its mandat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work, members of the Panel travelled to Belgium, Somalia,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Panel of Experts was formally based in Nairobi and comprised the following experts: Natascha Hryckow (Coordinator), Nazanine Moshiri, up-to April 2020 (expert), Brian O’Sullivan (expert), Irene Raciti (expert) Matthew Rosbottom (expert) and Richard Zobot (expert).

Annex 1.2: Review of Confidential Annex 2018 repor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2: Al-Shabaab Financing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3.1: Al-Shabaab attacks within Somalia

IED incidents within Somalia

IED attacks spiked from April to June 2020 representing the third highest number of IED incidents recorded in a single quarter (149 incidents), only surpassed by January to March 2019 (172 incidents) and October to December 2018 (153 incidents). While incident numbers have increased, casualty rates have not risen at the same rate, showing a drop in the impact of devices from a casualty standpoint.¹ The relatively low level in casualty numbers from April to June 2020 is due to 48% of IEDs having been found and defused (71 of the 149 incidents).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cidents noted can be attributed to targeting of Ethiopian National Defence Forces (ENDF), both non-AMISOM and AMISOM, moving military convoys between Luq in Gedo region and Berdale and Baidoa in Bay region during this period. Fifty-two of the total 149 incidents between April and June 2020 (34%) targeted two separate convoys, one convoy in April 2020, and a second convoy in June 2020.² Of these 52 incidents only 11 were successful strikes against the convoys resulting in 7 injuries and 4 fatalities. Forty-one of the IEDs were found and cleared by security forces prior to initiation.

A continued high casualty rate against the Somali National Army (SNA) was recorded at a disproportionate rate when compared to AMISOM. AMISOM has been the assessed target in 32% of IED incidents from April to June 2020, resulting in reported four fatalities and six injuries. This contrasts with the SNA being targeted in 29% of IED incident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resulting in 59 fatalities and 66 injuries, with a majority of these casualties being the result of incidents occurring mainly in Lower and Middle Shabelle.

¹ Reports from UNMAS-Somalia.

² Interview with UN staff members at Baidoa UN Office in May 2020 and email from UNMAS-Somalia on 17 August 2020.

Vehicle-borne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VBIED) attacks within Somalia

Figure 1: Illustration of the yearly downward trend in the number of VBIED incidents within Somalia from 2016 to June 2020 (Only January to June for 2020). Source: UNMAS Som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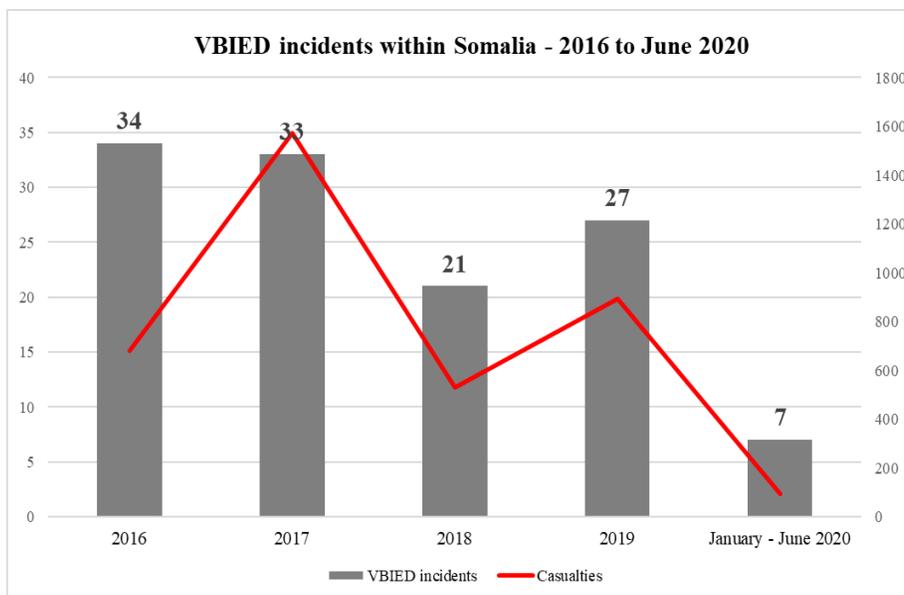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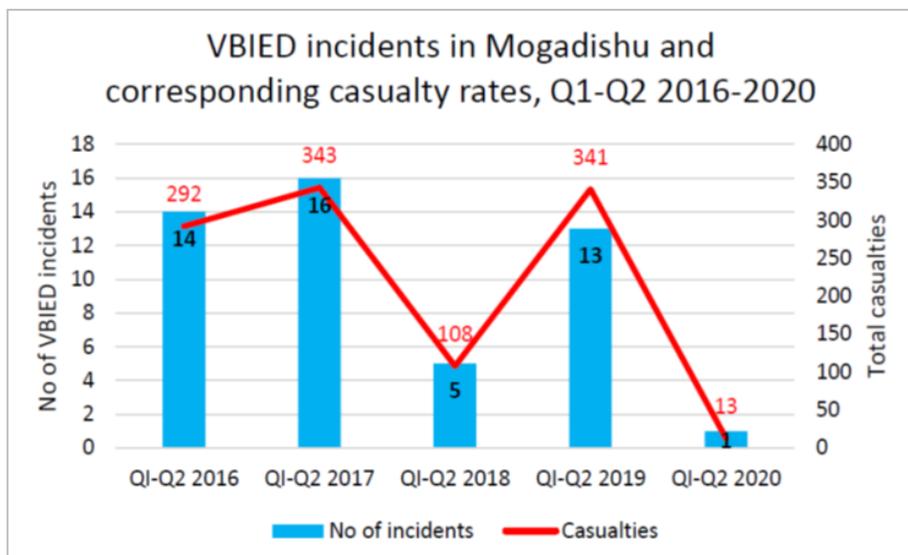


Figure 2: VBIED incidents reported in Mogadishu in the first two quarters in 2020 (January to Jun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for the same period. Source: UNMAS Somalia.



Significant person-borne IED (PBIED) attacks in Somalia during the Panel's current mandate

Seizure of a suicide vest in Baidoa

On 2 March 2020, in Baidoa, South-West State, South West Police (SWP) recovered a suicide vest during an operation where three Al-Shabaab members reportedly tried to smuggle the suicide vest into Baidoa town. One of the militants was arrested while the others managed to escape. The vest was then handed over to AMISOM (see analysis of IED components in annex 5.1 and 5.2).

Attacks against TURKSOM camp

On 23 June 2020, a PBIED explosion occurred close to the entrance gate of the Turkey-Somalia Military training compound (TURKSOM) in Wadajir district, Mogadishu. The perpetrator's vest exploded shortly after a security guard tried to prevent the perpetrator from forcing himself into the compound. This attack killed the perpetrator, the security guard and two other people, also injuring three others.

Indirect Fire (IDF) mortar attacks against Aden Adde International Airport (AAIA)

- Between February and May 2020, Al-Shabaab carried out six separate mortar attacks on the AAIA complex in Mogadishu, which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ttack intensity recorded within the last six years.³ The launching area for most of these attacks are assessed to be the Wadajir district of Mogadishu. Wadajir was also the site of origin for four previous IDF attacks against AAIA in the final quarter of 2019.
- In 2020, Al-Shabaab carried out six separate mortar attacks on the AAIA complex in Mogadishu.⁴
- On 17 February 2020 at 14:06, four 60 mm mortar rounds were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UN compound within AAIA.
- On 1 March 2020 at 14:27, at least five 60 mm mortar rounds were fired at the complex.
- On 18 March 2020 at 19:12, three to four 60 mm mortar rounds landed in the UN compound.
- On 19 April 2020 at 19:05, seven 60mm mortar rounds were reportedly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AAIA, three of them impacted within the AAIA perimeter.
- On 26 April 2020 at 07:21, six mortars were reportedly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AAIA. Three of them impacted within AAIA, including one within the UN compound.

³ Statistics from UNMAS-Somalia.

⁴ In 2019, the Panel documented 81-mm mortar rounds used by Al-Shabaab during three attacks against the AAIA complex. See S/2019/858, annex 2.6.

- On 9 May 2020 at 18:24, five 60mm mortars were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AAIA, with four impacting within the UN compound and one inside of the AMISOM vehicle yard.

Annex 4.1 displays pictures of some mortar rounds used during these attacks.

Annex 3.2: Manda Bay attack -Military equipment destroyed by Al-Shabaab

Two aircraft and a number of vehicles were destroyed in the attack on the base.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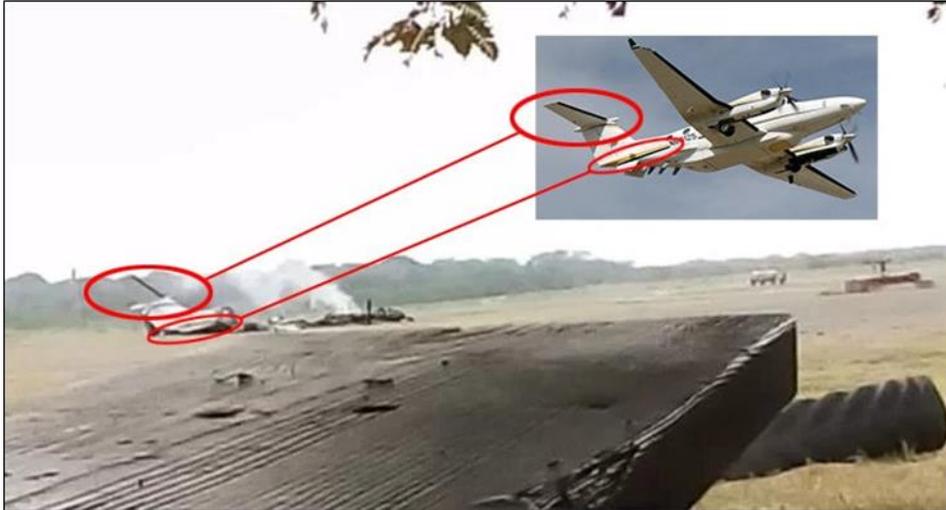
Figure 1: Image from Site Intelligence, 5 January 2020, showing a C-146A (military DHC-8) on fire.²



¹ AFRICOM press release on 23 January 2020, confirms destruction of one aircraft. After reviewing images released by Al-Shabaab, the Panel identified one C-146A (military version of the Dornier 328) allegedly destroyed in the attack, as well as the wreckage of a Beechcraft B300C King Air.

² Available at: <https://ent.siteintelgroup.com/Statements/shabaab-claims-raid-on-u-s-naval-base-in-kenya-provides-photo-documentation.html> (accessed on 23 January 2020).

Figure 2: Image allegedly take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ttack showing the wreckage of a Beechcraft B300C King Air, 5 January 2020.³



³ Available at: <https://theaviationist.com/2020/01/05/somali-terrorist-group-attacks-manda-bay-airfield-kenya-destroying-u-s-shadowy-surveillance-aircraft/> (Accessed on 20 January 2020).

Annex 3.3: Lower Shabelle operations

Figure 1 displays the advance of SNA/AMISOM troops in Sabiid, Barire and Awdheegle in August 2019, and Janale on 17 March 2020.

The settlements that have been liberated are Sabiid Anole (April 2019), Barire (May 2019), Ceel Saliini (June 2019), Awdheegle (August 2019) and Janaale (March 2020).

Figure 1: Progression of the SNA/AMISOM troops in Lower Shabelle. Source: Map produced by the Panel.



Annex 4.1 Military equipment in the possession of Al-Shabaab

The Panel has documented several instances of the capture and use of arms, ammunition, and military equipment by Al-Shabaab during its current mandate.

Weapons and ammunition captured from Al-Shabaab

Manda bay attack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ation provided by a Member State, some of the weapons and ammunition retrieved in the aftermath of Manda Bay attack on 5 January 2020 have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 with equipment previously owned by the FGS and AMISOM.

The Panel has traced one type 56-2 rifle to a consignment delivered to the FGS on 22 July 2017.¹ The weapon, which bears apparent FGS markings, was subsequently distributed to the SNA in Sector 60, in Baidoa, South-West State, between November and December 2017.²

Figure 1: Type 56-2 rifle recovered from the Manda Bay attack, 5 January 2020, bearing serial number 4066361 and marking SO XDS-2017.



One of the RPG-7Vs used by Al-Shabaab in the attack has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 with a number of RPG-7Vs documented by the Panel at the Halane Central Armoury in Mogadishu on 26 April 2017.³

¹ Shipmen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² Documentation on distribution of weapons in Sector 60, reviewed by the Panel on 14 March 2018, indicating the names and fingerprints of soldiers as well as serial numbers of weap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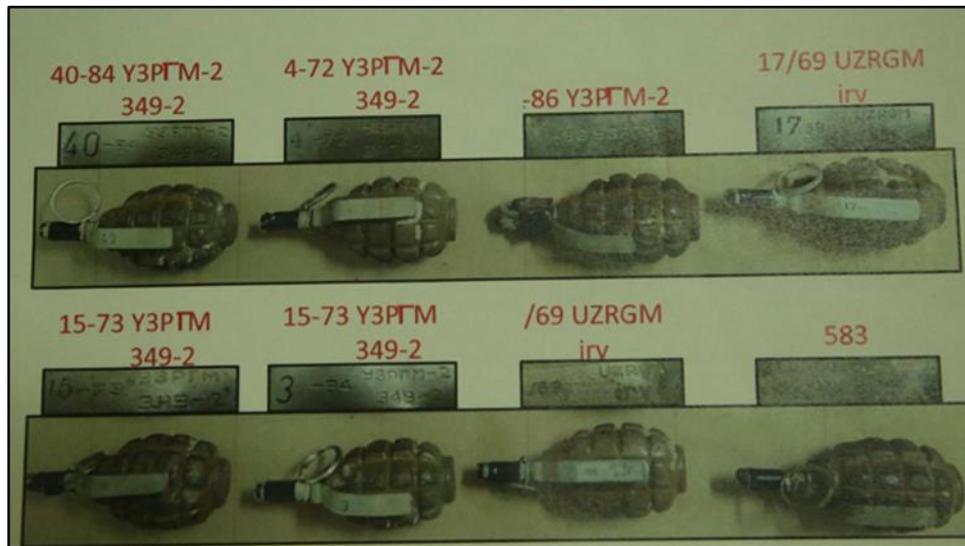
³ The military equipment documented by the Panel was among a consignment AMISOM provided to the 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TFG). The RPG-7Vs hold the same factory number (10),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ompany JSCo in Bulgaria.

Figure 2: RPG-7V captured during the Manda Bay Attack, 5 January 2020.



At least eight of the hand grenades recovered from the scene of the Manda Bay attack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used by Al-Shabaab in an attack in Mogadishu in November 2018.⁴ They also bear similarities with those captured from Al-Shabaab by the Uganda People's Defence Forces in Lower Shabelle in March 2018.⁵

Figure 3: Hand grenades recovered at Manda Bay, 5 January 2020.



⁴ See S/2019/858, annex 2.6.

⁵ See S/2018/1002 paras 47-49 and S/2019/858, annex 1.3.

Figures 4 and 5: Unexploded hand grenades captured from Al-Shabaab in Mogadishu in November 2018 (image on the left). Hand grenade pin seized from Al-Shabaab in Bulo Mareer by the Uganda People's Defence Forces in March 2018 (image on the right).



One of the PG-7 rounds retrieved from the scene of the Manda Bay attack has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 with the 27,000 rounds of PG-7s delivered to the FGS in January 2018.⁶

Figure 6: PG-7 round captured during Manda Bay Attack, 5 Jan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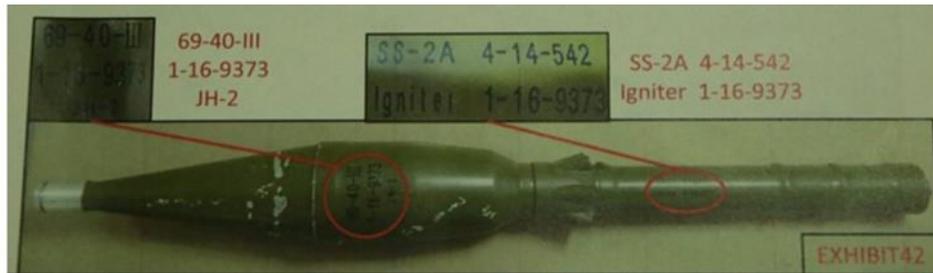


Another of the PG-7 rounds found at the Manda Bay scene,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 PG-7 rounds documented by the Panel at Halane Central Armoury in Mogadishu on 11 June 2018.⁷

⁶ Shipment from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⁷ The Panel documented the markings “69-4-III/1-16-9373” at the Halane Armoury in Mogadishu, on 11 June 2018.

Figure 7: PG-7 round captured during Manda Bay attack, 5 January 2020.



On 27 April 2020, the Panel provided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NSA) with all information regarding its investigation into weapons used by Al-Shabaab in the Manda Bay attack. The Panel thus continues to investigate,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ONSA, at which point FGS-owned weapons entered the illicit sphere.

Weapons captured from Al-Shabaab by AMISOM

On 28 February 2020, AMISOM handed over a cache of weapons captured from Al-Shabaab to the FGS.⁸ Both the FGS and AMISOM shared with the Panel the handover certificate which included the registration of 33 weapons.⁹

Figure 8: Picture contained in AMISOM statement dated 28 February 2020 showing handover of weapons to the FGS.¹⁰

⁸ Interview with the National WAM Focal Point on 19 April 2020. See also AMISOM press statement available at: <https://amisom-au.org/2020/02/amisom-hands-over-captured-weapons-to-government-of-somalia/>.

⁹ This certificate was sign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for the FGS and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airperson of the AU Commission for AMISOM.

¹⁰ Source: AMISOM press statement available at: <https://amisom-au.org/2020/02/amisom-hands-over-captured-weapons-to-government-of-somalia/>.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ONSA) has also provided the Panel with pictures of some of these weapons. Among the weapons, the Panel found three assault rifles that have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 with weapons previously delivered to the FGS.

One type VZ.58 (AK-pattern assault rifle) found among the 33 weapons bears the SNA marking “SO XDS 2015” and serial number 18110. The Panel has documented this rifle as having been delivered to the FGS on 13 September 2014.¹¹

Figure 9: AK-pattern rifle bearing serial number 18110.



¹¹ Shipment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One AK-pattern rifle, serial “UE 6778” was identified as having been delivered to the FGS in 2013 by Uganda.

Figure 10: AK-pattern rifle bearing serial number UE 6788.



Among the 33 weapons documented in the certificate, the Panel identified an assault rifle (called “submachine gun” in the certificate) for which the serial number 167553 could correspond to an AK-pattern rifle delivered to the FGS in the same shipment as the one reported above on 13 September 2014 (serial number: 67553). It is the practice of the Somali security forces to record only the final five digits of a weapon’s serial number in the notifications or in the logbooks. No picture of this weapon is available.

The Panel is examining other possible matches between weapons documented in the certificate and available pictures of weapons delivered to the FGS in the past. This certificate, which represents a first step for weapons tracing, is expected to be further enhanced by AMISOM to include date and location of the seizures, exact type of weapons and pictures.

Al-Shabaab mortar attacks on Aden Adde International Airport (AAIA)

In 2020, Al-Shabaab carried out six separate mortar attacks on the AAIA complex in Mogadishu. On 17 February 2020, four 60-mm mortar rounds were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UN compound within AAIA.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the tail fins, the mortars were produced by multiple manufactur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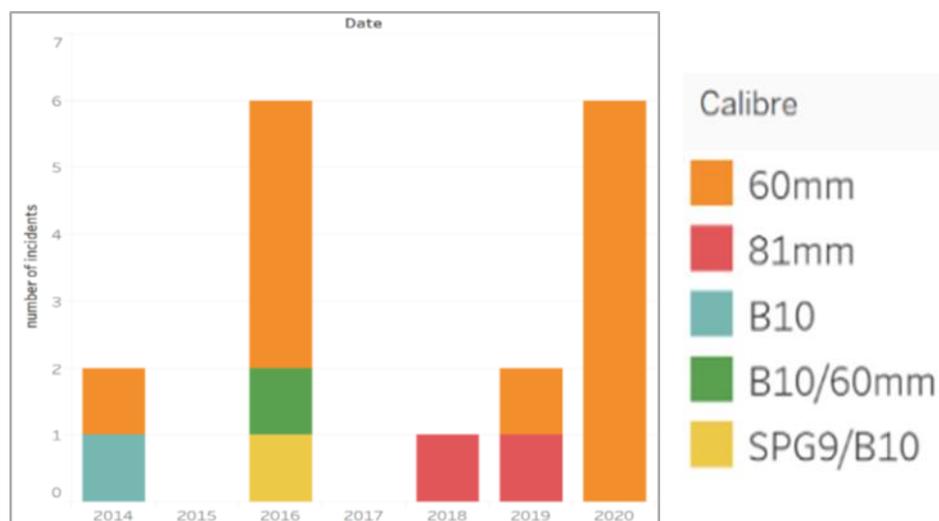
Figures 11 and 12: Two unexploded 60-mm mortar rounds fou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ttack on 17 February 2020. One has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 with a 60-mm HE type 63 mortar round, manufactured i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picture on the left). The other has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 with 60-mm HE M73 mortar round manufacture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picture on the right).



In 2019, the Panel documented 81-mm mortar rounds used by Al-Shabaab during three attacks against the AAIA complex.¹²

A report provided to the Panel by the United Nations Mine Action Service (UNMAS)-Somalia also reveals that Al-Shabaab has already used a SPG-9 (73-mm tripod-mounted recoilless gun) and a B10 (81-mm recoilless gun) to target AAIA in 2016.

Figure 13: Charts from a UNMAS-Somalia document showing the indirect fire (IDF) incidents per year targeting AAIA.



FGS Military equipment captured by Al-Shabaab

¹² See S/2019/858, annex 2.6.

El Salini attack on 19 February 2020

On 19 February 2020, Al-Shabaab attacked the Somali National Army (SNA) bases of El Salini and Qoryooley, in Lower Shabelle. At least twelve SNA soldiers were killed during the attack. Al-Shabaab captured weapons, anti-aircraft guns and ammunition from the bases. Photographs subsequently released by Al-Shabaab-affiliated media outlets reportedly depict the military equipment seized by the group, including vehicles mounted with type 85 anti-aircraft, 12.7-mm heavy machine guns, as well as AK-patterned assault rifles, ammunition and military uniforms.¹³ This is the second major attack on El Salini base in the last year. On 22 September 2019, Al-Shabaab also captured vehicles, anti-aircraft guns and large quantities of ammunition from the base.¹⁴

Figure 14: Military equipment reportedly seized by Al-Shabaab showing vehicles mounted with type 85 anti-aircraft, 12.7 mm heavy machine guns, RPG-7 launchers, AK-pattern assault rifles, ammunition and military uniforms.



¹³ Available at: <https://somalimemo.net/articles/12462/Al-Shabaab-Oo-Soo-Bandhigay-Gaadiid-iyo-Hub-ay-Ku-Qabsatay-Dagaalkii-Deegaanka-Ceelsaliini-Sawirro> dated 22 February 2020 (accessed on 21 April 2020).

¹⁴ See S/2019/858, para. 119.

Figures 15 and 16: Toyota pick-up trucks mounted with type 85 anti-aircraft, 12.7-mm heavy machine guns.



**Annex 4.2: Data collection system for weapons owned by the Somali Police Force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4.3: Notifications of consignments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 August 2019 to August 2020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4.4: Consignments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notified and delivered since the partial lifting of the arms embargo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4.5: Weapons and ammunition delivered since the partial lifting of the arms embargo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4.6: Analysis of the February 2020 FGS periodic repor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4.7: Supplying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the Puntland Maritime Police Force Base

In the course of March 2020, the Panel has received reports of a delivery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the Puntland Maritime Police Force (PMPF) based in Bosaso.

The Panel has interviewed three independent sources in Puntland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consignment who asserted that the shipment included military equipment.

The Panel obtained the flight plan (see figure 1), confirming the presence, on 5 March 2020, of a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 operated by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air force identified as UAF 1225 (see figure 2).

Figure 1: Extract of the flight plan, dated 5 March 2020, displaying the C-17 identification and its route from Bosaso Airport (code IACO: HCMF) to Abu Dhabi International airport (OMA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Flight Plan

PRIORITY: **FF**

ADDRESSEE(S): **HCMFZPZX OYSCZQZX OMAAZAZX CMAGZBZX**

ORIGINATOR: []

FILING TIME: **05 MAR 20**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OF ADDRESSEE(S) AND/OR ORIGINATOR

3 MESSAGE TYPE: **(FPL)**

7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UAF 1225**

8 FLIGHT RULES: **1** TYPE OF FLIGHT: **M**

9 NUMBER: [] TYPE OF AIRCRAFT: **C17** WAKE TURBULENCE CAT.: **1/H** 10 EQUIPMENT: **SDEIFGHIJ5KMIRTUWXY/HD1**

13 DEPARTURE AERODROME: **HCMF** TIME: **14:30**

15 CRUISING SPEED: **N0473** LEVEL: **F330** ROUTE: **DCT AXIKU UR 4036 BOMIX UR 403 RIGAM
R401 DOLFI 2855 SODEX N563 NOB1 DCT**

16 DESTINATION: **OMAA** TOTAL EST. TIME: **0214** ALTN AERODROME: **OMAL** 2ND ALTN AERODROME: []

Figure 2: Picture taken at Bosaso Airport, on 5 March 2020, showing the C-17.



The Panel sent correspondence dated 8 April 2020 to the UAE requesting information on this delivery. The response is still pending. Paragraph 15 of resolution 2498 (2019) stipulates that a State or international, regional or subregional organisation delivering any weapon and military equipment, technical advice, financial and other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related to military activities to Somali security sector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ose of the FGS, pursuant to paragraph 10 or 12 of the same resolution, has responsibility for seeking approval from or notifying the Committee, as applicable, for any deliveries of those items, advice, assistance or training .

The Panel has also engaged with the Puntland authorities requesting the cargo manifest of this shipment, without any response at the time of writing.

Annex 4.8 - Yemen-Puntland arms smuggling networks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5.1: IED components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nex 5.2: Diversity of switches used to trigger the explosion of IEDs (STRICTLY CONFIDENTIAL) *

Annex 5.3: Supplying of IED components to Somalia

The Panel is investigating,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the prevalence and origins of items listed in Annex C of resolution 2498 (2019) that have been exported to Somalia.

The Global Maritime Crime Programme (GMCP) of UNODC, is currently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rade data since 2017. Further work is being carried out to seek details of maritime routes, flag vessels and ports of unloading, with an aim to provide understanding of major maritime routes for explosive materials, precursors and component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EDs.

During its current mandate, the Panel has worked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GMCP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xportation to Somalia of items listed in Annex C of resolution 2498 (2019). The results displayed below are bas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as of 17 August 2020.

Comtrade is a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listing exportation and importation of goods all over the world. Comtrade data is based on reports from supplying and receiving Member States. Insofar as Somalia has not reported to Comtrade since 1982, information provided below are based on reported exportations from Member States to Somalia (partner code: 706).

UN Comtrade is using 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used to classify the exports and imports of a country to enable compari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year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maintai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 Harmonized System (HS) - six-digit code system administrated by th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for import and export classification systems – is also used in this database.

Codes used by Comtrade for categories of goods do however not align, in some areas, with the specific items listed in Annex C of resolution 2498 (2019). There is also no specific requirement to report the details (at four and six-digit level) for all the commodities.¹⁵ This creates a challenge when analysing exports under categories such as 36, which covers “Explosives; pyrotechnic products; matches; pyrophoric alloys; certain combustible preparations”. Category 36 ranges from items listed in Part 1 of Annex C of resolution 2498 (2019) (for example, ‘detonating caps’ are referred to as HS: 3603005000 and propellant powders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ehicle air bags as HS: 3601000010).¹⁶

Notwithstanding these reservations, the Panel has been able to collec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explosive precursors listed in Annex C and to explosives. This represents the first phase of its ongoing research.

AMMONIUM NITRATE FERTILISER

| Year | Exporting MS | Substance (code) | Quantity – net weight equivalent in kg |
|------|--------------|------------------|--|
| 2019 | India | 310230 | 110,000 |
| 2018 | | | Nil |
| 2017 | Oman | 310280 | 22 044 |
| | UAE | 310280 | 88,700 |

¹⁵ Exchange of emails with Comtrade on 20 August 2020.

¹⁶ <https://www.trade-tariff.service.gov.uk/chapters/36?currency=EUR&day=18&month=8&year=2020>.

- Comtrade codes searched under the category “Fertilizers, mineral or chemical”:
 - HS 310230: Ammonium nitrate, whether in aqueous solution.
 - HS 310240: Ammonium nitrate with calcium carbonate or other inorganic non-fertilizing substances.
 - HS 310260: Nitrogenous double salts and mixtures of calcium nitrate and ammonium nitrate.
 - HS 310280: Mixtures of urea and ammonium nitrate in aqueous or ammoniacal solution.

POTASSIUM NITRATE:

The last significant exportation of potassium nitrate to Somalia recorded by Comtrade was by Kenya in 2017. No exports were reported in 2018. While in 2019, according to data available in Comtrade, India exported 1kg of potassium nitrate to Somalia.

| Year | Exporting MS | Substance (code) | Quantity – net weight equivalent in kg |
|------|--------------|------------------|--|
| 2019 | India | 283421 | 1 |
| 2018 | | | Nil |
| 2017 | Kenya | 283421 | 39,950 |

Codes searched under this category:

- HS 283421 nitrates; of potassium.
- SITC 52352 (potassium nitrate).

SODIUM CHLORATE

According to Comtrade data, sodium chlorate (code: 282911 Chlorates; of sodium) is a substance for which no shipments have been reported to Somalia from 2017 to 2019.

NITRIC ACID

In 2019 more than 127 tons of nitric/sulphonitric acid were exported to Somalia, following significant increases between 2017 and 2018.

| Year | Exporting MS | Substance (code) | Quantity – net weight equivalent in kg |
|------|--------------|------------------|--|
| 2019 | India | 2808 | 127,600 |
| 2018 | Kenya | 2808 | 11,320 |
| | UAE | 2808 | 21,000 |
| 2017 | Kenya | 2808 | 12,180 |

Codes searched under this category:

- HS 2808: Nitric Acid, sulphonitric acids.
- HS 280800: Nitric Acid, sulphonitric acids.

SULPHURIC ACID

In 2019 more than 334 tons of sulphuric acid were exported to Somalia, with a surge between 2017 and 2018.¹⁷

¹⁷ Quantities listed for 2019 may increase, as at the time of writing, not all reports were available for data pertaining to year 2019.

The Panel sent, in August 2019, a letter to each of the exporting Member States listed in this table to request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onsignees of sulphuric acid in Somalia.¹⁸

| Year | Exporting MS | Substance (code) | Quantity – net weight equivalent in kg |
|------|--------------|------------------|--|
| 2019 | India | 2807 | 33,4602 |
| 2018 | China | 2807 | 25,600 |
| | Ethiopia | 2807 | 10,028 |
| | Greece | 2807 | 4,800 |
| | Jordan | 2807 | 24,975 |
| | Kenya | 2807 | 27,025 |
| | Oman | 2807 | 114,900 |
| | Saudi Arabia | 2807 | 165,760 |
| | India | 2807 | 383,710 |
| | UAE | 2807 | 33,5132 |
| 2017 | Kenya | 2807 | 1,560 |
| | Netherlands | 2807 | 685 |
| | UAE | 2807 | 87,765 |

Codes searched under this category:

- HS 2807: Sulphuric acid, oleum (Inorganic chemical elements)
- HS 280700: Sulphuric acid, oleum
- SITC 51334: Inorganic chemical elements

EXPLOSIVE AND COMBUSTIBLE ITEMS

Research of exports under the general category 36 (Explosives; pyrotechnic products; matches; pyrophoric alloys; certain combustible preparations) is made difficult by the fact that for some goods,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entry or amount in the four and six-digit categories.

| Year | Exporting MS | Substance (code) | Quantity – value in USD |
|------|--------------|------------------|-------------------------|
| 2019 | France | 36 | \$492 |
| | Pakistan | 36 | \$3,0648 |
| | Turkey | 36 | \$135,328 |
| | UK | 36 | \$9,329 |
| 2018 | Oman | 36 | \$8,481 |
| | Pakistan | 36 | \$46,121 |
| | Ukraine | 36 | \$16,280 |
| | UAE | 36 | \$21,668 |
| | UK | 36 | \$16,720 |
| 2017 | Egypt | 36 | \$30,123 |
| | Netherlands | 36 | \$37,016 |
| | Pakistan | 36 | \$40,867 |
| | UAE | 36 | \$15,156 |
| | UK | 36 | \$20,939 |

Codes searched under this category:

- 3601: Explosives, propellant powders.
- 2602: Explosives other than propellant powders.

¹⁸ Responses are still pending.

- 3603/360300: Safety fuses; detonating fuses; percussion or detonating caps; igniters; electric detonators.
- 3604/360490: Fireworks, signaling flares, rain rockets, fog signals and other pyrotechnic articles.
- 3605: Other than pyrotechnic articles of 3604.

Seizure of illicit shipment by the HMAS Ballarat

A seizure of an illicit shipment of 697 bag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Australian frigate HMAS Ballarat on 28 June 2019 in the Arabian sea.¹⁹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conveyed by the HMAS Ballarat boarding team, the dhow departed from Bandar Abba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on 19 June 2019 and its intended destination was Somalia and Yemen.²⁰ This report suggested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was ammonium nitrate.²¹

¹⁹ See S/2019/858, para. 27

²⁰ Letter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ated 16 December 2019.

²¹ Ibi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fertilizer is impossible as no samples were taken prior to the disposal of the items seized.

Annex 6. Attacks against humanitarian NGOs in Somalia*Table 1: Critical incidents targeting humanitarian NGOs, January to July 2020.*

| Date of event | Type of event | Perpetrator | Region | No. of NGO staff affected | Outcome of the event | Date |
|----------------------|----------------------|---------------------|----------------|----------------------------------|-----------------------------|------------------|
| 2 February 2020 | Abduction | Al-Shabaab | Gedo | 5 | Liberated with ransom | 18 February 2020 |
| 10 April 2020 | Abduction | Al-Shabaab | Bay | 2 | Liberated with ransom | 13 May 2020 |
| 8 May 2020 | Abduction | Al-Shabaab | Lower Juba | 3 | Liberated with ransom | 5 July 2020 |
| 18 May 2020 | Abduction | Al-Shabaab | Gedo | 3 | Liberated with ransom | 26 July 2020 |
| 23 May 2020 | Killing | Al-Shabaab | Bay | 1 | 1 death, 3 injured | 23 May 2020 |
| 5 June 2020 | Abduction | Under investigation | Lower Shabelle | 7 | Liberated with ransom | 7 June 2020 |
| 27 June 2020 | Killing | Under investigation | Lower Shabelle | 7 | 8 deaths | 28 June 2020 |

Annex 7.1. Al-Shabaab Economic Blockade in Dinsor

In 2017, the Somalia and Eritrea Monitoring Group documented Al-Shabaab economic blockades in the regions of Bay, Bakool, Galgadud, Hiran, Lower Shabelle and Mudug.²² During 2020, the Panel observed the enforcement of economic blockades in Bay and Hiran, particularly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20, in the towns of Marka, Belet Weyne and Dinsor.

Al-Shabaab enforcement of the economic blockade on Dinsor intensified in April 2020, when the group conducted a series of attacks targeting the transport of commercial goods to the town (see Table 1 below).²³ In late April 2020, Al-Shabaab ordered the community to leave Dinsor town, circulating threatening messages warning the population to move to the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group to avoid any harm that would be caused to civilians by the “siege” and the operations conducted against “the enemy in control of the town”. The message further banned the population of surrounding villages from bringing items such as milk, wood, building material, food and animals into the town (see Figure 1 below).²⁴

In April 2020, the Panel recorded 14 incidents where carts transporting food and other products from Baidoa to Dinsor were burnt, while owners were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by Al-Shabaab.²⁵ The economic blockade imposed by Al-Shabaab coupled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airspace to passenger fligh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resulted in a sharp increase of food prices in town.²⁶ As a result, several households started departing Dinsor, with some reportedly moving to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group.²⁷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s) from Dinsor reached Baidoa and Bardheere towns, citing among the reasons for displacement the economic blockade by Al-Shabaab.²⁸ Some IDPs reportedly moved to villages around Dinsor, including Gurbaan, Misra, and Yaaqbaraawe,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Al-Shabaab.²⁹

Table 1: Al-Shabaab Incidents recorded by the Panel in Dinsor and surrounding villages, April to May 2020.

| Date of event | Type of event | Perpetrator | Type of victim | No. of victims | Geographic location |
|---------------|--------------------------|-------------|------------------------------|----------------|---------------------|
| April 2020 | Targeted killing | Al-Shabaab | Government security officers | 3 | Buulo Jadidd |
| April 2020 | Destruction of resources | Al-Shabaab | Animals (donkeys) | 5 | Tuungar Hoosle |
| April 2020 | Destruction of resources | Al-Shabaab | Animals (donkeys) | 5 | Garasfuur |

²² See [S/2017/924](#), para 160 (d).

²³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local sources, and email exchange with two UN agencies in June and July 2020.

²⁴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local sources and business owners in Dinsor on 7 May, 9 June, 29 June and 24 July 2020.

²⁵ Ibid.

²⁶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local business owners, 9 June 2020.

²⁷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local sources, and email exchange with two UN agencies in June and Jul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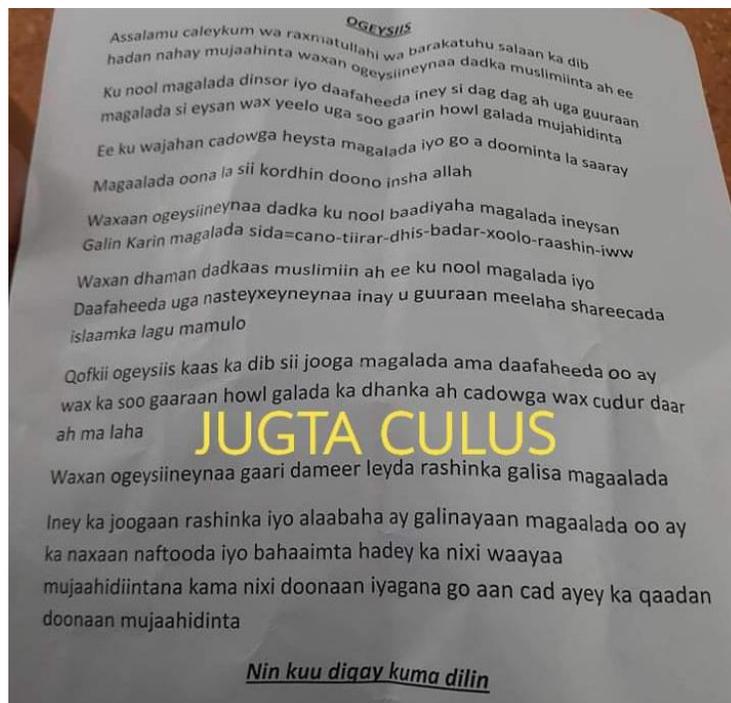
²⁸ Email exchange with UN agency officials on 3 and 11 July 2020.

²⁹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local sources on 24 July 2020.

| | | | | | |
|-------------|---|------------|----------------------------|---|--------|
| 12 May 2020 | Assassination attempt of local authority (hand grenade) | Al-Shabaab | NGO, INGO staff | 3 | Dinsor |
| 23 May 2020 | Assassination (IED) | Al-Shabaab | Women's leader, bystanders | 5 | Dinsor |

Figure 1: Al-Shabaab notice appeared in Dinsor at the end of April 2020.

Translation: “We/mujahidin/fighters are giving notice to the people, Muslim/believers living in Dinsor town and its surroundings to leav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avoid any harm resulting from the fighters’ operations targeting the enemy in control of the town and from the siege which will be intensified. We are also notifying the people from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that they cannot deliver items like milk, wooden pillars, building sticks, cereals, livestock, food, etc. We are also warning all the people living in this town and its surroundings to move to towns/places governed under the Islamic law. Whoever does not move out of Dinsor town and its surroundings after this notice and is harmed by our operations, which is, 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e enemy, has no excuse. We are also telling the donkey cart owners to have mercy of their lives and that of their animals and stop bringing food and other items into the town. If they do not comply, the fighters/mujahidin will not have mercy and will punish the donkey carts owners”



Annex 7.2. Al-Shabaab Child recruitment and Forced Displacement of communities

From December 2019 throughout June 2020, the Panel documented a child recruitment campaign by Al-Shabaab in Bay, Bakool and Lower Shabelle. The investigation highlighted how Al-Shabaab targeted specific communities perceived to be ideologically distant from the group and align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Somalia. The investigation also revealed how communities that resisted Al-Shabaab's demands for children were subjected to attacks, abductions and forced displacement by the group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Al-Shabaab recruitment campaign targeting the Leysan and Bananey communities in Bay region

In December 2019, Al-Shabaab demanded that the Leysan and Bananey communities from Toosweyne, an area comprising 32 villages in Berdaale District, around 55 kilometres west of Baidoa town provide Al-Shabaab with 100 boys, between 10 and 15 years, as well as a contribution of \$200,000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children.¹ In response to these requests, the communities expelled a *quranic* teacher from Toosweyne, whom they accused of indoctrinating their youth to support Al-Shabaab, and decided that no children were to be handed over to the group.²

On 20 December 2019, Al-Shabaab summoned three community leaders from Toosweyne to Bula Hawa Wediya, a village controlled by Al-Shabaab, located 10 kilometers from Bardale, to discuss the expulsion of the *quranic* teacher. Once in Bula Hawa Wediya, the three leaders were detained and transferred to Idaale, an Al-Shabaab stronghold in Bay region. The abducted community leaders are Sheikh Abdinasir Sheikh Abdirahman, 35 years old and a descendant of the late Sheikh Bananey,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Bananey community, Yacqub Mohamed Hassan, around 55 years old, and Kheyrudin Hassan Yusuf, 35 years old.³

In April 2020, Al-Shabaab reiterated the request for children to the Bananey community in Toosweyne, issuing an ultimatum for the end of Ramadan. The community again refused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On 17 May 2020, another two elders from the Bananey community, Abdishakur Mohamed Mursal and Abdilasis Mohamed Moalim, were summoned by Al-Shabaab and arrested. The two elders are reportedly detained in Bulo Fulay, an Al-Shabaab stronghold in Bay region.⁴

The community has not received requests for ransom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five elders. Their arrest, according to relatives and sources from the Bananey community interviewed by the Panel, is an attempt to break the resistance that the community is posing to Al-Shabaab's demands for children and financial support.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e five elders remained in Al-Shabaab captivity in Bulo Fulay and Idaale.

¹ The communities inhabiting the area are from Digil and Mirifle clans, but majority are from the Laysan subclan. These communities follow a particular Muslim Sufi order, the Qadiriyya. Since 2014, the Bananey community, also present in Lower Shabelle, has been subjected to a number of abuses by Al-Shabaab, including child recruitment, forced displacement,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and heavy taxation. See [S/2018/1002](#) para 144. Telephone interviews and exchange of emails with members of the Leysan and Bananey community from Toosweyne and Bay, political activists from Baidoa; district and regional authority officials, June and July 2020. Villages include Abrana, Aluja, Barkaley, Dania, Dhaifa. Dheyba, Foolfeyle, Koraano, La ajiya, Majido, Taliiza, Tilwa.

²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relatives of the five abducted elders, 14 and 15 July 2020.

³ Ibid.

⁴ Ibid.

The Panel was also informed that the Toosweyne area has been abandoned by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 an estimated 2,645 households moving to Berdale District between December 2019 and May 2020.⁵ Humanitarian actors in Bay area confirmed the movement of populations originating from Toosweyne and surrounding villages, inhabited by the Leysan and Bananey communities.⁶

Local sources interviewed by the Panel identified the Al-Shabaab group responsible for harassing the Leysan community as being led by the Berdale District Commissioner for Al-Shabaab and comprising some 200 fighters.⁷

Al-Shabaab targeting the community in Huddur, Bakool region, and clan mobilization

In March 2020, Al-Shabaab militants approached the eld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of eleven villages in Huddur District,⁸ Bakool region, and ordered the community to provide children to the group, includ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 Al-Shabaab also threatened that those who would not comply would have their properties evicted and would be expelled from the villages.⁹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ty, since 2014 they have been victims of continuous intimidation attempts, sanctions and forced evictions from Al-Shabaab.¹⁰ The communities in these villages, mainly farmers and herders, linked their targeting to perceived connections to Muqtar Robow, a previous high ranking member of Al-Shabaab.¹¹

The communities mobilised their clan militia, the Caaro-Caaro (Spider) militia, to protect their communities citing inaction by authorities.¹² The militia mobilized troops in Huddur, Baidoa and Berdale and reportedly clashed with Al-Shabaab fighters on at least three occasions.¹³ On 6 June 2020 in Abal, the militia claims to have killed 35 Al-Shabaab

⁵ According to the Somali Health and Demographic Survey 2020, the average household size in Somalia is 6.2 persons. Somali Health and Demographic Survey 2020, Directorat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Federal Government of Somalia, available at: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om%20Gvt%20UNFPA%20Press%20Release_SHDS%20Rpt%20Launch_29-04-20_Final.pdf. Telephone interviews and exchange of emails with members of the Leysan and Bananey community from Toosweyne and Bay, officials of UN agencies; district and regional authority officials, June and July 2020.

⁶ Exchange of emails with officials of UN agencies, 23 and 27 July 2020.

⁷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Leysan community members on 1 and 7 July 2020

⁸ Villages included Abal, Shabelow, Orkool, Hareera Jiifa and Shangalow.

⁹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n Huddur and Bakool area and with a political activist in Bay, June and July 2020.

¹⁰ See S/2018/1002.

¹¹ After his defection from Al-Shabaab in 2012, Muqtar Robow Ali reportedly remained hidden in the villages around Huddur, his area of origin, together with his men, who had also defected from Al-Shabaab. The Panel received reports from local sources in Huddur area that their community was often under pressure from Al-Shabaab enduring intimidation, forced child recruitment, taxation, arrests and interrogations concerning Muqtar Robow's whereabouts and force numbers.

¹²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 from Huddur on 6 June 2020.

¹³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 political activist in Bay, June and July 2020.

fighters and seized weapons from the group.¹⁴ On 7 July 2020, the militia carried out an operation in Gofgadud, 30 kilometers south of Baidoa, killing two Al-Shabaab fighters. Further operations were conducted on 10 July 2020 in two villages around Berdale. As a result, eleven Al-Shabaab fighters were reportedly killed and seven injured.¹⁵

On 14 July 2020, in response to these operations in Huddur, Berdale and Baidoa, Al-Shabaab abducted 60 community members from the Leysan and other minority clans and held them in Idaale until it negotiated a truce with the Caaro-Caaro militia and the Leysan community. The 60 were reportedly liberated on 18 July 2020.¹⁶

Al-Shabaab targeting the Bananey community in Awjabe, Lower Shabelle

On 25 June 2020, after six months of pressure from Al-Shabaab, 15 children from the Bananey community in Awjabe, a village in Kurtunwarey District, in Lower Shabelle, were handed over to Al-Shabaab. The community was also requested to provide to the group a monthly payment of \$150 per child. The Panel received from the community a list with the names of the 15 children, most of them between 10 and 15 years old, and was informed that they were kept in Towfiik, a village controlled by Al-Shabaab located between Kunya Barow and Bula Mareer, in Lower Shabelle.¹⁷ On 15 August 2020, sources within the Bananey community informed the Panel that Al-Shabaab had moved the children from Towfiik to an unknown location. The Panel received an update on 20 August 2020, that the children had been returned to their community but that Al-Shabaab continued to threaten their future security. The community linked the return of the children to the pressure put on the group by an SNA operation carried out on 14 August 2020 to liberate Kurtunwarey district.

The Panel also received reports that at least another 250 children, abducted or recruited by Al-Shabaab from different villages in Lower Shabelle, including Bisig Edaa and Toratorow, were kept in a *madrassa* in Towfiik by Al-Shabaab.

¹⁴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 Leysan community member with direct contacts with the Robow's militia, 6 June, 7 and 11 July 2020.

¹⁵ Ibid.

¹⁶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n Huddur and Bakool area and with a political activist in Bay, 19 July 2020.

¹⁷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from Awjabe, 6, 10 and 12 August 2020.

Annex 7.3 Civilian plane shot down in Bardale

Figure 1: Waybill detailing INTERSOS shipment to Bardale.

INTER SOS
E: logistic.somalia@intersos.org

WAYBILL / DELIVERY NOTE

| | | |
|----------|-----------|--------|
| DATE | WAREHOUSE | NUMBER |
| 15/12/20 | Baidoa | 014 |

| | | |
|--|--|---|
| CONSIGNEE NAME AND ADDRESS | TRANSPORTER DETAILERS | MEANS OF |
| INTER SOS Baidoa to INTER SOS BERDALE | TRANSPORTER NAME ALI HASSAN VEHICLE No. (1) Airplane-5YAXO (2) | ROAD <input type="checkbox"/> RAIL <input type="checkbox"/> AIR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SEA <input type="checkbox"/> |

| ITEM DESCRIPTION | TRACKING / LPO NO. / DONOR | UOM | QUANTITY | WEIGHT | VOLUME(M) | REQUISITION | REMARKS |
|--|----------------------------|-----|-----------|--------|--------------------------------|-------------|------------|
| 1 LLIN'S | | | 125 Bales | | | | all GAK 60 |
| Mosquito net | | | | | | | IN Good |
| 2 HATS for for... for construction | | | 400 pcs | | | | condition |
| 3 Heavy Duty gloves for construction | | | 400 pcs | | | | |
| 4 BENEFICIARY Donika Carder Two Trucks | | | 1000 pcs | | | | |
| 5 BANANA for Tolgama | | | 1 pcs | | | | |
| COMMENTS / REMARKS BY SENDER | | | TOTAL | | COMMENTS / REMARKS BY RECEIVER | | |

| COMMODITIES LOADED | DATE | DESIGNATION | NAME | SIGNATURE | LOCATION | CONDITION |
|--------------------|----------|-------------|----------------|-------------|----------|-----------|
| LOADED BY | 15/12/20 | BERDALE | Mohamed Hassan | [Signature] | Baidoa | Good |
| TRANSPORTED BY | GALBRAIR | BERDALE | ALI HASSAN | [Signature] | Baidoa | Good |
| APPROVED BY | Logistic | | ALI HASSAN | [Signature] | Baidoa | Good |
| GOODS RECEIVED | | | | [Signature] | | |
| RECEIVED BY | | | | | | |

Please write in capital letters
COPIES: White: Consignee Blue: Confirmation Pink: Book Copy

INTER SOS
BAIDOA-OFFICE
INTER SOS

Annex 8: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n on Charcoal

A. Charcoal production areas, transportation routes and export sites

Figure 1: Overview of main charcoal stockpiles used for export in Lower Juba, Som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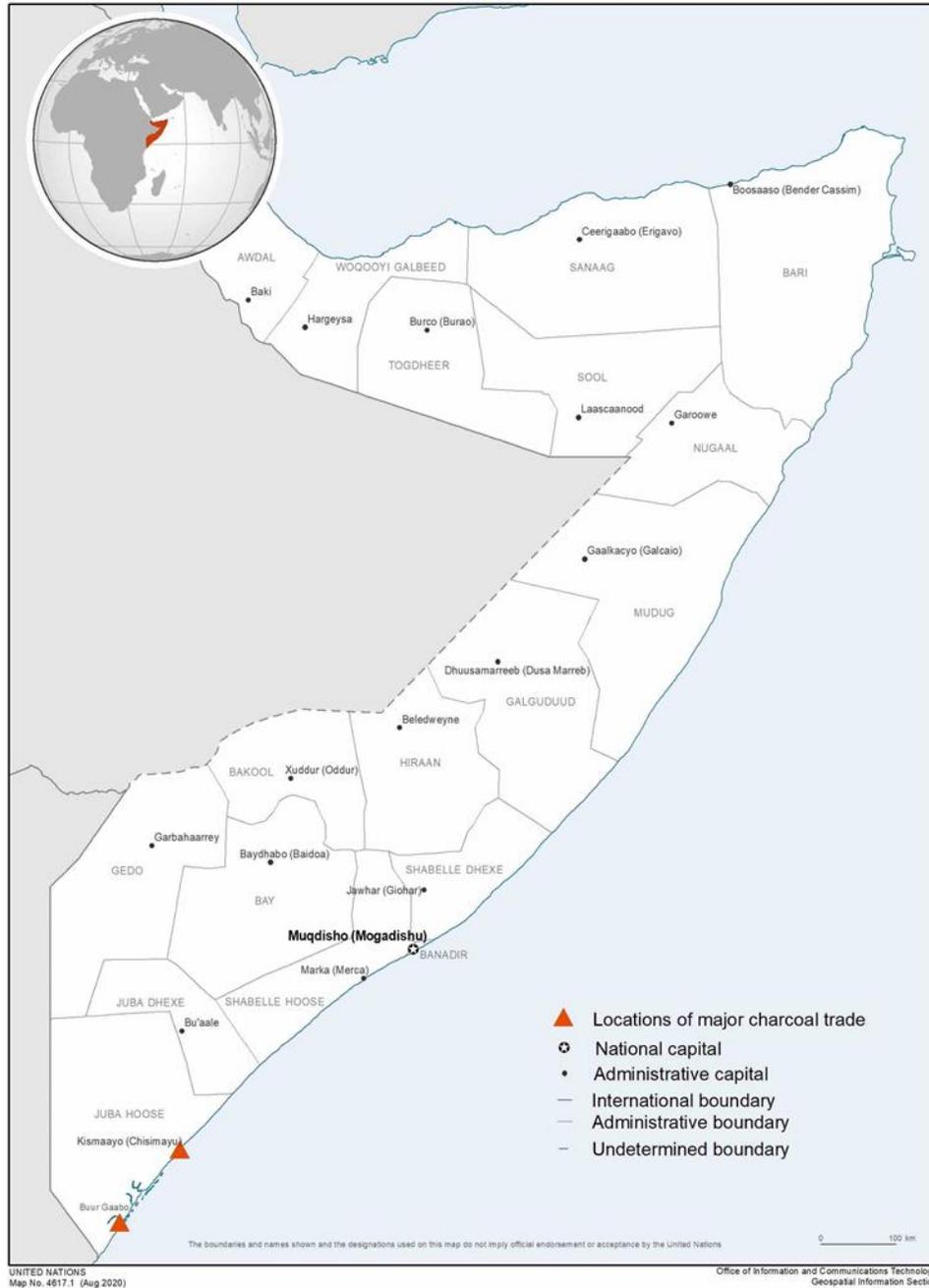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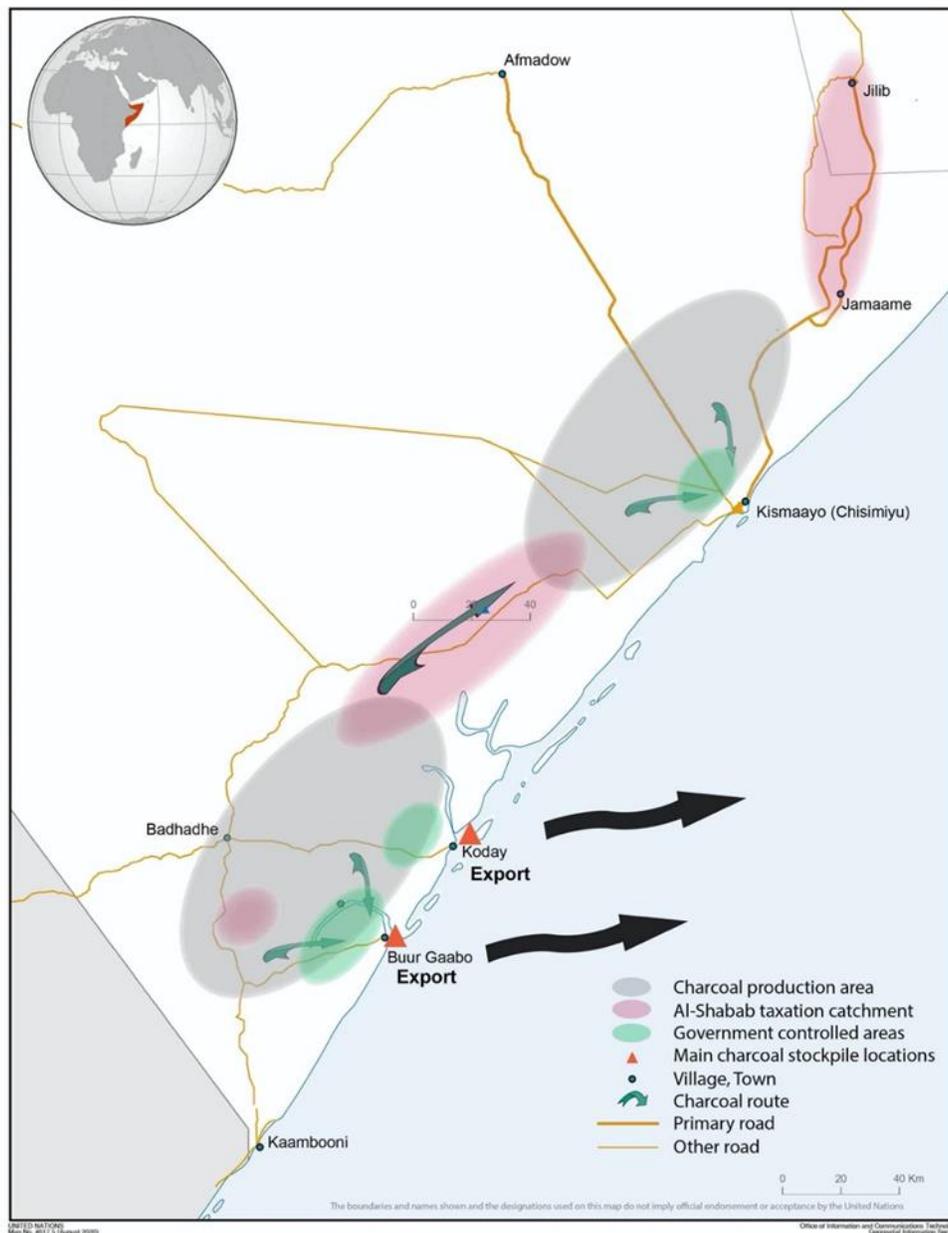


Figure 2: Charcoal production areas and transportation routes in Lower Juba, Somalia.



B. Charcoal Production Analysis

Figures 3 and 4: Satellite imagery from analysis on the dynamics of charcoal production in Somalia, between 2011 and 2019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sation (FAO) of the 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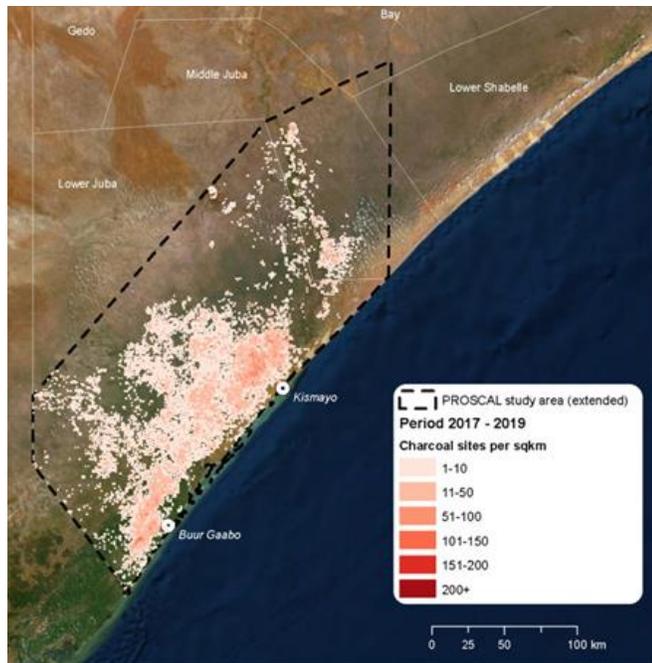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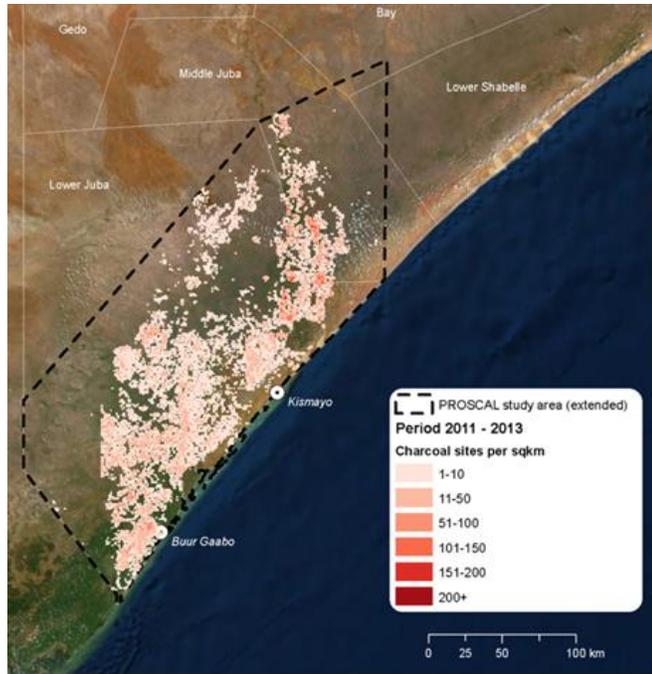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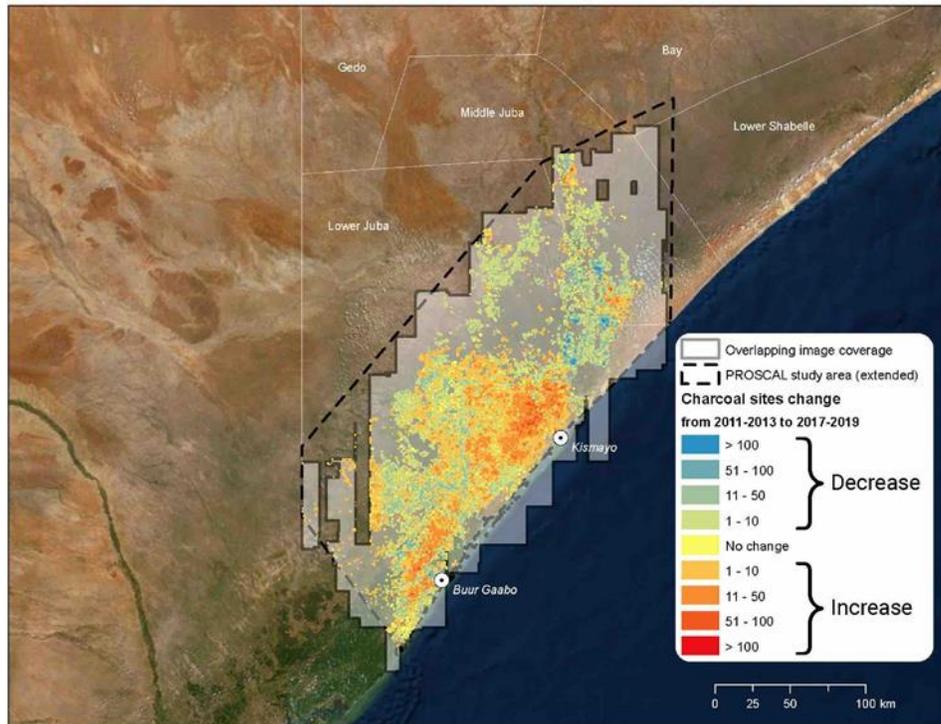


Figure 5: FAO satellite imagery indicates a shift in location of main charcoal production sites used for export from in Middle Juba to coastal areas in Lower Juba.



C. Charcoal Stockpile Analysis

Satellite Analysis: Kismayo

Figure 6: Overview of key stockpile locations in Kismayo, Lower Juba, Som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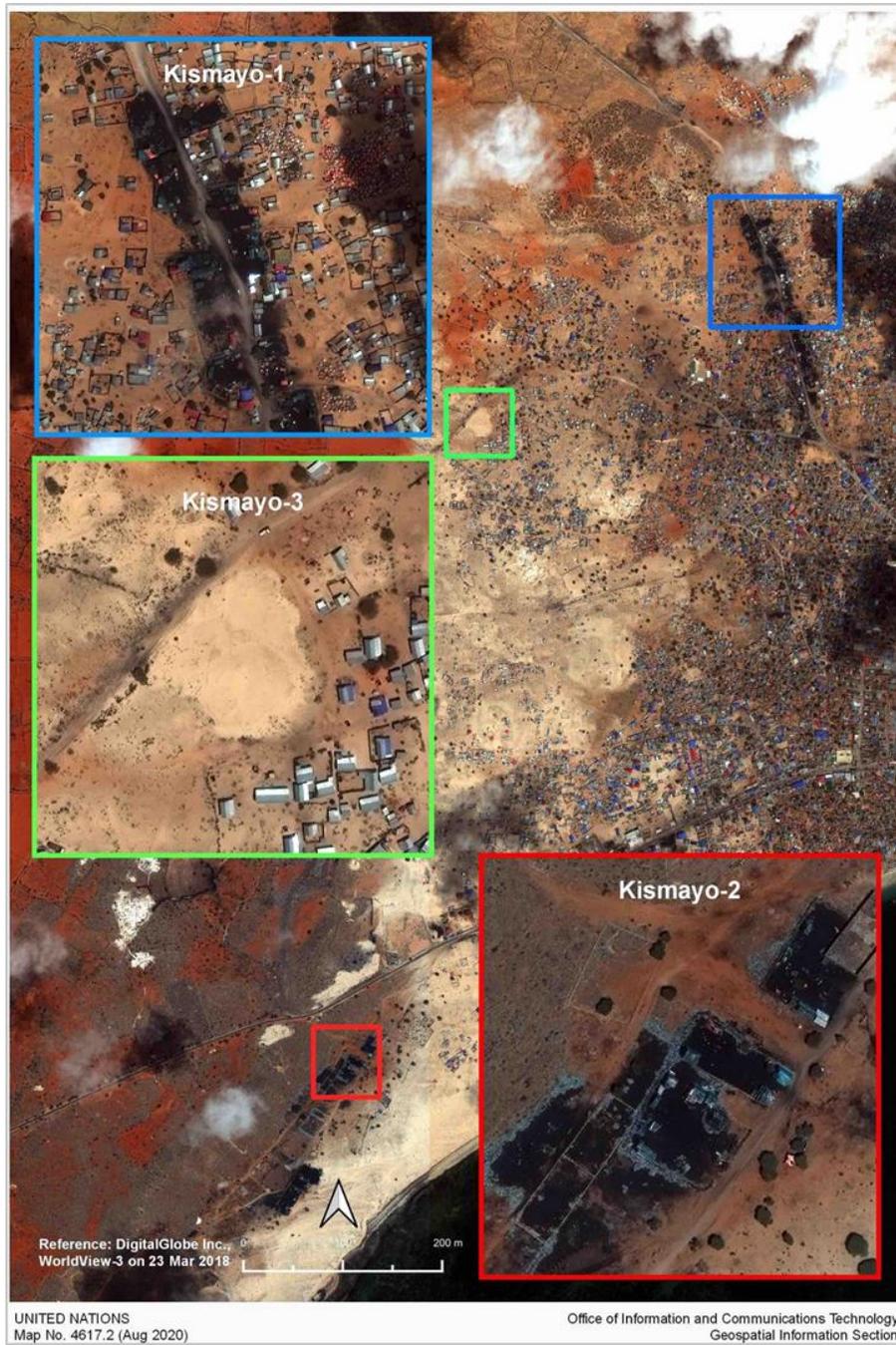


Figure 7: Summary analysis of changes in volume of charcoal stockpiles in Kismayo, Lower Juba, from March 2018 to August 2020.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volume of charcoal di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from late 2019.



Figures 8 and 9: Satellite imagery, dated 10 December 2019 and 14 July 2020, provided by the UN, indicating no change in the volume of charcoal stored at stockpile location (K-1) in Kismayo in 2020.



Figures 10 and 11: Satellite imagery, dated 10 December 2019 and 7 April 2020, provided by the UN, indicating no change in the volume of charcoal stored at stockpile locations (K-2) in Kismayo in 2020.



Satellite Analysis: Buur Gaabo and Barawe

Figure 12: Summary analysis of changes in volume of charcoal at stockpiles in Barawe, (historical charcoal export site) and Buur Gaabo, from April 2018 to July/August 2020.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volume of charcoal di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during 2020.



Figures 13 and 14: Satellite imagery, dated 21 March 2019 and 6 July 2020, provided by the UN. Images indicate no change in the volume of charcoal stored at stockpile locations in Burr Gaabo in 2020.



Ground photography: Kismayo and Buur Gaabo

From December 2019 to August 2020, the Panel received ground images of the main stockpiles in Lower Juba on a monthly basis. The photographs corroborated the satellite imagery, indicating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volume of charcoal since late 2019. A sample of the photographs are presented below.

Figure 15: Photograph, dated 8 May 2020, indicating no change in the volume of charcoal stored at a stockpile location in Kismayo (K-1) since late 2019. Image provided by local sources in Kismayo to the Panel.



Figure 16: Photograph, dated 28 March 2020, indicating no change in the volume of charcoal stored at a stockpile locations in Kismayo (K-2) since late 2019. Image provided by local sources in Kismayo to the Panel.



Figure 17: Photograph of charcoal stockpile in Buur Gaabo, dated 10 July 2020. Image provided to the Panel by local sources in Buur Gaabo. The images revealed that the charcoal stockpiles were entering a state of disrepair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torage bags and protective coverings. This charcoal would require re-bagging and processing to maintain its financial value prior to export.

